

安陸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選心妙筆業有所歸載於碑版擷發山川因事附見未睹其全一篇一詠亦足以傳志藝文

文類

賦

哀郢

屈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一

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怡
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
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淥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
波以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陵陽侯之汜濫兮忽翺
翺之焉薄心絳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
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
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湏臾而忘反背夏浦而
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



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平
至今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
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
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
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
洵約兮謀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頽造兮妬被離而
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妬今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
忼慨衰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二

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孤處必首
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民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氣與風殊

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綠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淵滂激揚慄怒眩眩雷聲迴穴錯迳蹙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响煥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莢楊迴穴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

風故其風中人狀有懔悽慄慄清涼增歎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度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度人之風滃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勃鬱煩冤衡孔襲門動沙堰吹處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壅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傲溷鬱邑毆温致濕心中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脣得目爲矐嚼齧嗽獲處生不卒此所謂度人之雌風也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
今披厚土而載荆發源自乎嶓冢兮引漾澧而東征
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岷澮之羣液兮
演西土之陰精迤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
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
澶浚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
胎於靈蚌兮夜光潛乎玄州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
鼈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
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旣乃風焱蕭瑟
上下窮滄浪乎三筵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登樓賦

王 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
實顯敞而寡讐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
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萃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
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楹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襟平原遠而極目今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
今川旣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今涕橫墜而弗禁
昔尼父之在陳今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
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今豈窮達而異心惟
日月之逾邁今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今假
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
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間
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怊怛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五

而惓惓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
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楚望賦

李嶠

序曰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
心由目暢非歷覽無以寄杆軸之懷非高遠無以
開沈鬱之緒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柱史詮妙於
登臺不其然歟蓋人稟情性是生哀樂思必深而
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千里開年且悲春日一
葉早落足動秋襟坦蕩忘情臨大川而汎息憂喜

在色味崇岡以累歎故惜遊憇時思深之怨也橋
情蕩虛心望遠之傷也傷則感遙而悼近怨則戀始
而悲終遠節弘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能遺懷
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不
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歷艱虞晚就推擇揚子耳
泉之歲潘生秋興之年曾無侍從之榮顧有池籠
之歎而行藏莫寄心跡罕并歲月推遷志士遼落
栖遑卑辱之地窘束文墨之間以此爲心心可知
矣縣北有山者卽禹貢所謂岐東之荆也峒巖高

敞可以遠望余簿領之暇蓋嘗於斯俯鏡八川周
睇萬里悠悠失鄉縣處處盡雲煙不知悲之所集
也歲聿云暮遊子多懷援筆慨然遂爲賦云爾

渺乎忽然高山之顛露團團而濕草風烈烈而鳴泉
對蒼芒之寒日聽蕭索之悲蟬曠獨處而無晤吾疑
睇乎八埏於是繫懷載紆積慮未豁生遠情於地表
起遙恨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蕩
憤羈怨之切怛寂焉長想倏若有亡固將言而已歎
信無哀而有傷撫余情之增軫悼人事之多戚會

促之幾何而思緒之纏迤思何憂而不入心何慮而
不攢雖感目之一致終寄懷而百端若乃平原杳兮
千里春青山杳兮萬里親迷故鄉之處所感愛舊之
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假翼而無因徒徯睇而三思
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朔漢氣冷河關漢塞鴻喪
異宮鸞還對落葉之驅青怨浮雲之慘顏爾乃永眺
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傷遠客之悠悠月臨
城曉風送邊秋唳鶴聞兮爛不寐凝笳動兮此夜愁
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寥日駟卸而途眇指邯鄲而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七

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平蕪之漫漫
瞻遠樹之迢迢仡然真視嗟矣魂消形將槁木同植
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羽朝急
要鞭夜赴黥黥寒雲蒼蒼關樹甘埋影於異域暫回
看於歸路魂逝兮邑里日斷兮煙霞步將前而復留
望欲罷而還顧覩驚塵之歛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從人
看粉黛兮無色視堯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
兮私自悲高臺四望無極天涯一去何時天涯兮

綿問道路今將幾千朝朝暮暮倚窓前長懷此恨終
永年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羞抱恨而
誰許塊緘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
悴今時改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
煙而永歎故夫望之爲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
平興廢思慮震蕩心靈其始也罔乎若有求而不得
也悵乎若有待而不致也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
雲莊逶逶巡巡若失其手而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
始并旣情招而思引亦日受而心傾浩兮漫兮終逾

遠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然後精迴魄亂神憤意否
憂憤總集莫能自止雖剛悍武力之夫法度禮容之
士孰不解威失毅廢綱遺紀借使據河負海牛山之
羨可遊左江右湖京臺之樂難忘顧山川以永慨邀
歲月而詎典若乃罕公愴惻於峴山孔宣憫然於曲
阜王生臨遠而沮氣顏子登高而白首惟夫作聖明
哲寬和敦厚亦復怛色愀容喪精虧壽故望之感人
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必也念終懷始感往悲來訟
未形而至造思繫無而生哀此歡娛者所以易情而

慷慨達識者所以疑慮而徘徊者也

漢江賦 并序

興獻王

序曰天地間爲壙者四而漢江居其一發源於興元之嶓冢經漢中沸鄖襄距豐郢合潛沔至大別出江而朝宗於海誠荆南之險壯而人臣之輸忠者取鑒焉夫漢嘗滂濈於唐平於伯禹臧方於明古今肩厥利吾幸宅於此實襟帶之固將資忠於藩屏以副九重眷託之心而禹之明德益亦不可忘者耶因作漢江賦若郭景純木元虛成綏之江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九

海河賦始未易追蹤者也見者其無誦焉賦曰

沕妙有之肇播兮闢天地於崇卑貫山岳之血脈兮距渤澥而派茲殷廣漢之澗演兮混靈源於嶓冢穴礫谷之縈紆兮滄洪流而洶湧削萬里而直下兮曷沙磧之能壅遡天靈之奕葉兮浩瀕洞其惕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峇民居之匪康糾龍蛇於萬壑兮毒吞篋而巢窟其彷徨帝命禹作司空兮慨餘績以遏懷襄殫神思之集勞兮信洪導之有方志呱子而懲入門兮卒告功於平成屏塵氛與災殫兮洽文命於八

絃貽兆世之巨利兮薦明德之芳馨
悵至聖之浸遠兮適支裔之休明
何辛受之汨嘗兮染帽濡於斯邦
艷游冶之靡麗兮滌新化於文王
紛淑慝之積習兮夫豈漢水之所
漸濡淪元氣之精萃兮協氤氳而敷
腴挺人物之環奇兮鬱隱顯而異需
孕吉甫之文武兮順履霜之孝子
淬德公之峻操兮藻水鑑之雅士
表向寵之淑均兮裂習珍之英偉
老東之之相才壯柳渾之書生
憐子美之忠愛兮著浩然之幽真
唱張問之拒新法兮矯孟瑛之劍金
師歆叔敖之攸教

兮諤季良之諫隨毅連萬夫之罵賊
兮瘁庭芝之勤王艾漢陰叟之戒機心
兮炳文考之圖靈光嗟人傑之降生
兮固長川之所經緯彼鱗羽之蕃息
兮亦餘潤之分美背負鼃鼃之龜
鼻兮目比鰈鮓而不相離鬣鼓鯢鯨
之騰簸兮翼飛鯨羸於池銳蛇尾之
鱗鱗兮森鶴羽之靈翹曳六足之給
鮓兮戴八極之神鰲文屋瓦之蛭
兮聲嬰兒之鯨轉車輪之鬻兮覆金
鈿之魀物鈔鯨鯢之瑣碎兮咸亭育
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窳兮復飛動之
繁滋匹嚶渚之睢鳩兮羣在宗

之鳧鷖唼來賓之鴻鴈兮號淒清之鷓鴣介戢翼之
鴛鴦兮下振振之鷺委胎化之仙禽兮炫能鳴之鶩
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主守之官鷓鴣之行且搖兮
况兄弟之急難鷺一足而躡三日兮又有兩首之鸚
鵡似魚而鸚似鷄兮鱉入海而爲蛤水狗驛馬厥類
孔多兮石蚌神蛭紛其含和或棲集於淺瀨兮或浮
沫於滄波或啄攫於稻梁兮或容與於茆莎漾江籬
之旖旎兮覆汀蘭之葳蕤羗盈藉車之披披兮曾不
與蓂蕝而因依揭葭菼之長洲兮濯篠簜以千陂蔭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一

荷芰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匪直物產之富盛兮
詎識乎至德之靈長出漢中之百折兮經鄖國之惟
陽導均豐而抱襄郢兮領潛沔而縈帶乎滄浪沃蒸
渟瀘於夢澤兮瀉大別而東馳於扶桑濛濛以颯
颯兮盪日星於無極之墟瀏瀏而細罔滲漏兮迥
不失尾閭蕩泐泐以自潔兮入百谷之潢潦而不辭
洶涵漑滂以奔放兮遵咸池而東之刑委蛇以跨南
北兮宛若白虹之赫曦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
騎之攘搶終妥帖而靜虛兮雖包荒而弗容乎魍魎

唯虬龍之蟠驤兮，韜珍產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跡兮，吐雲雨而渺瀰。升一元於太虛兮，襲往來之不息。亮天地而利民物兮，伊誰之績。躬八年之崩牴兮，曰崇伯子之力欣戴。元永兮，曷其敢斃。肆皇明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蹟。沛汪惠旁洽兮，暨祝融之宅。肅藩岳修貢兮，敢隳厥職。迺歌曰：紀南條兮，漢之浮禹所治兮。安若流民，卅世兮。奠室疇爰宅茲兮，亦何求王家其。又兮，皇德是酬。

漢濱賦

李夢陽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二

夫何二女之頡麗兮，遵蘭皋而並翔。順微風以鸞顧兮，曳文袿而交揚。躡雲鬱之華履兮，皎羅襪以雙步。凌漢潭之漜波兮，掇瑤草於芳露。態婉孌以窈窕兮，情同嬉而中乖。超灼灼以齊赴兮，忽含顰而怨俗。眉疑低而復申兮，唇欲啟而羞面。嗟巧笑以回瞬兮，目盈盈而流盼。翩兮驚鴻恍若，裊電仰西方之織月。悵邂逅於嘉夕，足將移以躑躅。魂已逝而聿役，忤多露於蔓艸。矩漢廣之真游，戒有粲之奔密。慕娥英於湘流，揮柔袂以掩涕。寄朋素於明璫，效雞鳴之贈珮。厲

霜心於鮫光倏潛耀以莫覩撫衡飈而懷形睥征雲
以西迅裊飄芬而淚零面三星以申脉毒朝陽於首
疾伊綳繆之幸諒詎穀焉而同室

雲夢賦

李夢陽

幼余紛以好覽兮懷長風而浪濤夏滙液之浩浩兮
阻雲夢之逆颺哀南紀之攸墊兮峙荆衡之衆山貫
江漢以爲絡兮勢朝宗而播源翼沱潛之翩翩兮掖
景陵之峩原吞沔鄂之曾隰兮沈逶迤而淚漉坻坳
塊兮掩翳橫余前兮蒹葭紛而蔽天月重陰以繁雨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三

今駭厥鴟爲之先鳴邁大別以悠沂兮遘少陰妬而
用情次大澤之巖隈兮盼風雲之上征惟彼斗酌而
靡均兮縱乘金以噓吸孤心昏以徒爛兮趨西流之
靡及覽萬情之翻覆兮爰背坎而向離指朝景以辨
值兮定星辰而訊期極明晦之變態兮盡洋澇之樞
漪揚舲以凝睇兮數周圍之峻岑勤伯禹之工父兮
呻維奠而至今情曠混以無依兮聊唁背而周章慨
五湖之見幾兮誦孺音于滄浪胡洞庭之險塹兮三
苗區而蕪滅舳艫蔽江而來下兮孰攘攘而非承食

往者既不可追兮吾寧俟時而矯心掇陽派之文貝
兮採芳芷于漢潯龍擾余以負舳兮珠夜遊而光吐
憑烈性之難抑兮淚浪浪而思古 誦曰昔有郊郢
厥惟楚都實邊雲夢百雉其郭何財弗殖寶玉明錯
魚鱉麇鹿於物訐訐麇麇甫甫齒革毛角有茜有莖
各以類集礧礧嶽嶽服食之屬芾臬絲葛其藍苦酢
靈餌珍藥觥弩勁箠犀甲狼毒王府充溢宮室棺槨
商旅沓至貿遷繹繹漁牧諧足鳴瑟卷号國以富強
鞭撻晉秦挾鄭守獵出入二藪旌旗千里戈船璘玢

金銀璀璨倏伸忽閉獸柴鳥墜追者稱善後王何道
游關靡返懷沙奮辭邦墟憐惋

閔水賦

童承叙

王沙公子收吟發興戒御勅騶周遊乎竟陵之陸長
眺乎江漢之流裴回大堤之旁躊躇故城之上物塞
產而凋零景蕭森而板蕩精愴况以慘惻心切怛而
怔悵還過三澨道見漢津父老而問曰何謂其然也
父老撫膺而長喟攬涕而前陳曰痛乎公子之問人
命避巧于構室靈胥躍怒于潮波陽侯効力於水窟

支祈競怒於洪河誠皇天之降匪斯人所育和也
之悵然有問曰嗟乎詩吼靡遺之災書紀阻饑之
今時則然矣若夫民之罹疾

少老曰殷雷震威駁竦構虐雲滄風迅電激雨作
乳滃滄繁湮濡滋林樹霧迷寰宇晝失黻黷氤氳
瀋崩濤遺沱碑屹沉沙漱石韜三光潛列曜溢天潢
馮丹壑浸淫凋瘵之心沉淪顛領之身燂寂寥而絕
炊室垂罄以無營愁雞鳴於如晦嗟羶羊之書行尔
其濛濛漣漣瀦瀦沸滂沛旣彌月以逾旬衆沴瘁而訂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五

潰物胥滄而靡子路淤濘而罕通遂藉疾而媿疾爰
抱瘦而長終公子曰若是乎其甚乎父老曰風夷肆
酷噓撼乾維吸收坤軸江洶海湧谷轉山顛浪翻波
詭岬裂雲迴水怪磔礧河伯崔嵬傲若地坼豁若天
開龍飛揚以噴日蛟騰驤而飛沫鯉一角而噴浪鶴
九首而滑礪匡隳爲之泐嶮區夏爲之昏濁居飄飄
於驚颿舟挫折於深湍或挈妻以蹈溺或抱子以赴
沉或委體於盤渦或托骨于瀟潏偃仰兮混淪之府
躑躅兮魚龍之區或載浮而載沉羗孰諗其止居公

子曰若是乎其甚乎父老曰歲暮時昏風起雲沉掩
霞翳日積晦累陰霰今浙瀝雪兮紛緇密兮若絕跡
兮若連穿細微透乘危暗摧撥之指裂親之體虧如
圭斯方如璧斯圓如縞斯白如玉斯寒斯時也火井
滅溫泉冰炎風勁陽谷凝起瑤城於粉野攢瓊枝於
玉樹天地閉而嚴肅蘊隆結而寒沍於是蔽繻之夫
枵腹之民鬻發刺其骨栗烈鑽其形乃徬徨而殭仆
偃蹇而惇斃暴枯骸於交逵橫遺骼於蕪城使肉飽
乎饑鳥臭避乎通客蓋終古之青億顛之壺惋也公

子酸擗而捧心歔歔而改容重進父老而告之曰詩
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膂力以念穹蒼斯是之
謂歟雖然今聖明昭燭德意懇惻遴選臺司振出帑
積加以使命者率其棠之攸司牧者盡召柱之德父
老其將被如天之仁蒙掩骨之澤升父母之堂就旌
席之側當不淪沒於陷阱展轉於溝洫也迺爲鴻雁
之歌以廣之曰鴻雁歸來兮河之側河之漣淪兮菰
蒲其實可飲可食兮去將焉極鴻雁來歸兮河之與
河之清冷兮蒹葭蒼蒼可棲可宿兮去將焉翔鳴雁

歸來兮河之濱沙波淨渟兮畢羅不驚返爾高翮兮
其究安寧歌竟父老再拜加額受命踴躍而去公子
廼罷御叱徒僂步永嘆歸䟽所聞危坐待旦

鳧山賦

王應翼

南山平行無峻勢松椽森蔚若點黛然舊曰鴨嘴
不知以鳧易者起於誰大都馬耳鹿角虎爪之類
峯於邑良多但去郭遠未槩錫以佳名胡茲山之
有厚幸耶相傳王介甫丞於此濺澤及民又納惠
亭之稱矣恐新法行時那得異政豈小試煦煦而

秉國成乃滋戾乎考志悉不載讀公籍亦無仕於
京源者諒傳之訛姑存以爲宰邑者勸耳余謝市
囂背郭卜築氣茗樓適對焉終日綺窓間山靈不
隔如清友法侶之覲面而語也故賦之

節南山以裊煙兮發幽幽而襟敞頰
滉水以傑豎兮影清煦而滉瀼時惠亭以秀舉兮
膚嶷嵐而氣爽長虹亘其河厲兮望衡接宇夫成
敞列雉騫而堞環兮纓巒冠嶺乎通棧崇阿樓而
偃蓋兮密蔭翳蒼於間吭徑東西以爭途兮離劍
杪箭栝而就壙神宮焜煌

於卑楹兮鍾磬杳白雲之上牽拂相招而薦馨兮木
主龕比乎石養旱焚楮龍以告虔兮見黶黷之沓起
如掌狀丹青其綺望兮抽騎嶺而躬悅豈葉令之鳧
飛兮亦甫里之雨夜響匪絢績以矯翮兮染青冥而
頡頏迴飈作囁囁之鳴兮臨澗始泛泛而來徃迴浦
似浴彩於蓮塘兮含輝則舒錦乎蘭漿朝鼓翼於依
夕兮魯不畏夫虞網欣少卿之佳名兮化崖峒而競
祀傳宰官之善政兮積礪柯以詢仰咏在涇與在沙
兮福祿成而公尸來享余也文窓載放流睇翠峰媚

景嚴晨於彼斯容樹光霏散兮霄挿墉藉岩郭之面
孔豁溪壑之心胸呼子喬兮無靈翮乎荆公兮少遺
蹤眼隨巖而傾返逐曦軒以何從劇閒居之倦想情
給賞於短筇借林徒而取暢異毒霧之勿封

竟陵泮水呈祥賦

游文聚

天啟辛酉二月若有物自東來蜿蜒於學宮之樹
杪旣而泮池水湧丈餘紅光燭天鳧鯉自水中飛
入櫺星門者不可數計其底似金獅子形經日水
如山立不散見者莫不駭愕次年劉公必達會試

一王公鳴玉同榜入翰林收諫垣人傑地靈其
云

啟之御極屬辛酉之仲春遵祖宗之功令值三
賓興慶玉衡之起運誕發祥於景陵有神物之
天乘雲氣以東來忽風生於蘋末乃如輪而如頽
方蜿蜒於宮樹復環繞於庭階俄而泮池水湧騰起
百丈紅光糾結元日如嶂其閃閃也如日其團團也
如蓋其旋轉也如轂其濛濛也如帶隱隱隆隆奇奇
怪怪變幻翕忽莫可名態予時挾策往觀喟然嘆曰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九

有是哉是物之顯異也豈楚王之濟江浮萍實於水
濱豈交甫之適野弄遺珠於漢津豈陽侯之奮怒鼓
白波於洞庭豈天吳之作祟仍洪水於襄陵而胡爲
乎海水之蜃樓潛泣珠之鮫人若錢塘之舞潮迎胥
濤之巨神如銀漢之倒瀉高掛於碧雲如黃河之下
注震撼於龍門如江海之翻瀾搖天而盪日如瀑布
之飛泉濺珠而噴玉顯龍宮於海藏現水怪于燃犀
而予不覺銀海生花五色無主形神俱喪舌強欲吐
恍惚之間若有所諭神雖不言默示以意若謂子既

素緇夫涉獵胡不追憶夫覩記虎嘯而生風龍興而
致雲雨零而礎潤蛛網而喜臨燈火爆而得錢財乾
鵲噪而至行人里社鳴而聖人出黃河清而聖人生
河出圖洛出書兆文明之瑞而麟遊郊鳳儀庭顯至
治之徵茲者天道之著象夫豈虛幻而難憑當必有
異人焉鍾扶輿之間氣萃光岳之精英振文瀾於學
海漱芳潤於詞林行且開兩間之泰運沛八表之甘
霖調元氣于玉燭轉日轂於崑崙勒鴻名於鼎彝暨
駿業於無垠倘謂予言之未信請以俟夫來春旣而
喜天道之不爽爰走筆而特書以自附于斯文

贈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白

余遊荊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徃徃有乳窟窟
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鯁蝠大如鴟按儒經蝙蝠一
名僊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
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
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堯花而此
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茗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斤拳然重疊其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狀如掌號爲僊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
覩持之見邊兼贈詩要余吞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
大隱知僊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
也

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序

張說

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心矣身是虛
哉卽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
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
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卽一念而頓授佛

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綸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叅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一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卅人間蘄州有弘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

飛謁詣書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繡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卽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日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

是過也爾其闕法大畧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
其人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
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遮爲心要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
趺坐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晏居
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
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
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鸚鵡四匝龍象
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饑投味故告

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
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思
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
寺曰報恩軾聞名鄉比德非儼局馱誼輦長懷虛壑
累乞還山旣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
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
泊如化城禪師武德八年乙丑受興於天宮至是年
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
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

榱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
如執親焉詔使吊哀侯王歸闕三月二日冊謚大通
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
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
至山龕仲秋旣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寘遂宿心太
常卿鼓吹導引城門卽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
泫金櫛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
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卽舊居後崗安
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是先帝所鑄羣經

是後皇所賜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
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
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遠代同
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
七入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
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稍供巡
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
子沉念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
之嘆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

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歛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卻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靜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送許郢州序

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公頓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常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若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常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

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嘗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而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歛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

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贖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

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
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
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
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
產無恒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贖足以肅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
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

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唐贇留題玉泉詩序

張田

田少與中州士人品第天下佳山水處或道荆門之
玉泉昇之棲霞齊之靈巖台之國清諸寺以爲四絕
景德中天子知其地勝異常詔擇名僧居之明年復
表其額故結方外之遊者一或不至不足爲好事慶
曆七年冬田自武當再謫郢且赴荊州寧毋兄荆去
玉泉方再宿心竊幸之意平昔之慕今遂適焉又明
年春始造山山之雄絕峭峻上遊可氣象長松萬株夾

道十里如六師介冑申令既定奮然將作高盤孤撐
虎鳳軒翥寺掛巖腹翠微傍來危樓橫橋下走清瀨
流逕西北玉泉之源纍纍明珠直出數竇風霽月皎
鑿人毛髮時無友人獨携二三子留山中攀幽覽勝
下上晦顯或嘯天外却醉水邊回顧身世使人羞恥
之郢之明日道出軍下軍守曲臺謝公好古博雅君
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土恨守符未能往
前使寺僧錄唐賢留題自張曲江而下及近代浮屠
齊已纔得八篇僧云異日詩銖名第徃有大水漂去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二十八

予惜其散亡欲鐫以記其事子爲我序焉敢拜命因
道山之崖畧

興志山陵序

王 格

謹按純德山在興都東北十里其山多松四時葱蒨
一氣之所萃鬱然有待焉故舊名松林山及表封純
德遂祀方澤與五鎮同位矣載稽上志在山海經
中八八晉之首曰景山東北而演之則荆山女几宜
山在焉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
亦東北而演之則朝歌地困兔牀瑤碧諸山

在焉此特禹跡所經畧表名稱耳按圖考域蓋純德山於斯莫矣其派本由終南太華而蔓於五關二室以及於桐栢然後一分爲厲山卽神農氏所育再分爲白水諸山卽漢世祖所興又再分爲大洪山而遂鍾秀於純德豈偶然哉是故左瞻聊屈山右眺三山章山表其南花山峙其北沔漢之水方數千里劈地而西來走其下縈繞如帶滙浸如襟舟航輻輳今古所稱而層巒疊岫含藻蘊竒虎踞而龍蟠鸞翔而鳳舞然後翼翼綿綿盤紆前結實爲天子之岡佳名素

定非假人爲也况乎厥土黃壤得荆楚之上腴而二十年間種植之美蓄養之蕃神葩異木被麓連岡至於向之所謂松林者省且將壞人臂矣春秋舍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之以松今純德舊名松林得其所宜樹也徵之人事察之地理考之經傳瑞應符合豈非天哉夫鈎天之庭非伶人之所履無航之津非蒼兕之所涉臣等蹄涔微遊何足與語此琦瑰也然而泣遺弓於鼎湖聽簫聲於緱嶺謹畧摭梗無以仰備聖皇風木之一瞬其詳固未能徧舉也

關將軍四事圖序

王卞真

關將軍廟成客有請圖廊壁者余謂公以勇烈冠一時則無如白馬先登馘顏良者樊城破曹氏七軍僂龐德降于禁以勛猷垂身後則無如七日役神鬼建玉泉寺爲當陽第一刹驅風雨剪蚩尤俾河中鹽豉復故夫白馬樊城之跡人人能言之後二事稍秘按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有具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表一少而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關羽也彼羽子平也漢末紛擾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

不果願處有餘烈叨王此山敢問大德聖師何在神足智者曰欲建立道場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厥土深嘉吾二人當爲力建一刹供奉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湫潭萬尺化爲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卽受五戒智者具書晉王廣上其事錫以佳名而公遂爲此寺伽藍神矣知者所謂肉身菩薩也宋正和中解州解池鹽至期而敗課輒不登帝召虛靜張真人詢之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之曰臣以委盧日關帥

可也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名虛靜而勞之曰關帥可得見乎曰可俄而見大身遂充廷帝懼拈一崇寧錢授之曰以爲信明當勅拜崇寧真君也兩藏所記當不謬而史志俱遺之豈用夫子不語怪神例耶按黃帝經序曰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之餅池是也又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則蚩尤之主鹽池蓋數千年猶在耳公固義勇使不受天台戒作玉泉功德縱不令墮蚩尤道其去阿修羅能幾也

尤子求善丹青聞余語而繪公四事於絹素以獻子求之所能貌者桓桓赴赴之氣與指搗跳盪分身百應之神奇而已公所爲功與其志不得也因敬爲拈出之始貌公者皆赤面赤馬而先師所見者則皙而微醜馬亦純白故子求特因之

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卞貞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玉叔云余不識玉叔識玉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玉叔與余仲懋游稍得其爲人也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玉叔

以其文來余讀之蓋三得而三爲心折也明興世
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爲歌詩以紹明正始之
音雖如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負
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爲法用裁而傷乎氣
度達意則爲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
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囂然而自足恥于名之易鈎
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爲非常夫其各相
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
所以爲勝者故弗勝也吾來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

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
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
所謂相爲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
也然而未有不相爲用者也夫不觀夫造物者之於
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真迨乎丰容精彩
以動而爲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
以爲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於
心之近一發而自以爲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爲
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玉叔文亡論所究

庶幾司馬左氏哉不屈闕其意以媚法不骯骯其
以殉意裁有擴而縱有操則旣亦彬彬君子矣蓋
玉叔三十而其業成然不以自安走一介不佞曰將
就正也非以遊揚大人也嗚呼後玉叔而相繼爲是
紫、子此明文可以竟矣玉叔故蚤貴居恒自稱五
嶽山人以見志焉是故曰五嶽山房文稿

王少泉集序

王卅貞

是於春秋爲大國而其辭見絕於孔子之采至十二
國之風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十三

鞏相與推明其盛蓋逾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
子美之爲祖若孫者後以詩顯又幾千年而爲明德
靖之際王稚欽氏出而張廖諸公繼之張公以氣雄
而廖公以辭逞稚欽最號爲高華然不能毋見才役
而少泉王公稍後出獨能折其衷公於意非不能深
不欲使其淫於思之外於象非不能極不欲使其游
於見之表才不可盡則引矩以圍之辭不勝靡則爲
質以禦之蓋公之詩若文出而好馳騫者俱悅然而
自失也余初爲卽燕中與公從子故御史宗茂同年

雅相好試余以公集讀之以爲今鮮今人未有擬以爲古卽古所不之見問而後知爲公公於詩若文不作貞元而後語然能脫摹擬洗蹊徑以超然於法之外不得以一家目之也公與稚欽皆繇高第讀中秘書非从省出爲他官故無所染於習自致其境於古而公尤工高誼長節槩居官所蒞有聲跡然僅再命至僉臬而用公事罷余之見公集後二十年而宦游楚謁公里中公頽而長白皙飄鬚非復人間人也出其集加於昔者半而示余曰身隱矣而焉用文之雖

然不可以當吾冊而失子也其姑以識吾之所至而已夫不佞烏足以得公所至第覽之淵然色而誦之鏗然聲婉而章宏而典奇而弗棘庶幾風人古典之遺乎夫張廖姑所弗論公蚤達顛玉勒必簡然不爲麗詞淫聲以析圭悅淪落不偶似正則子美然無怨峇感慨不平之氣以見時左而天子亦竟遂能知公使千載之後不爲公廢卷而歎息也公楚之京山人名格字某少泉其別號晁後天子詔用公以年至不之強進太僕少卿故予云然

譚友夏詩序

李維楨

友人譚友夏嘗叙鍾伯敬詩謂子亦口實歷下生耶不知者河漢其言而余竊以爲獨知之契也輪扁不云乎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今所讀書古人之糟粕耳取糟粕而爲詩卽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清言秀句皆若殘津餘沫而何有于歷下友夏詩無一不出於古而讀之若占人所未道夫三百篇未敢輕許人其近者莫如漢魏漢人詩傳流較三百篇更少六朝惟晉人去漢魏未遠曹子建謂仲宣數子不能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五

飛騫絕跡一舉千里晉陸士衡云精矐矐而彌解物昭華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又曰雖杼軸於子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友夏持論類此宜其詩之不爲今人而爲古人不爲古人役而使古人若爲受役也余欲以宋齊迄唐人語目友夏友夏必姑舍是鍾記室品王仲宣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劉公幹仗氣生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張司空道左大坤盡而有餘从而更新始近之矣試以質諸伯敬何如

譚友夏簡遠堂詩序

鍾 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札中所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余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頗從事汎愛兼容之旨浮沉周旋欲以居厚而免于忌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徑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淡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十六

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裘峭性勉強應酬使耳目形骸塵雜臭處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不已遠乎况乎性予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踈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友夏之欲汎愛正恐其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

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冊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予又嘗謂古詩人矜局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持論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年少才高識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苟向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冊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安陸府志

所持論倘亦有相中乎

吳白雪遺集序

錢謙益

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於穉齋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鐫玉筍二字最奇古退公之暇摩娑竟口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後屢遷脩兵佐寧夏軍用胡僧招降銀定進名馬數千蹄命畫工作銀定歸款畫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

矣余最愛吳興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
漾詠歐陽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櫂扣
絃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山水輕清寒碧恍惚
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吳公獨不
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流故當與牧之
子瞻長留於峴山雲水間而斯文爲之魄兆耶公之
子孝廉旣閑來余山中奉其遺文乞叙爲書其篇首
如此

周侯禱雨詩序

魯鐸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六

旱而禱者古桑林之事尚矣仲夏大雩見於月令國
大旱率巫舞雩見於周禮春秋以降凡有事乎雨者
則左氏諸史又徃徃書之其間暴巫焚疋一或致雨
者史必盛稱豈不以天人之際尤通爲難哉乃若旱
而禱禱而輒雨者乃親見於我周侯也侯膺選來景
陵興廢舉新早作晏食惟吾民是憂越明年春不雨
人共憂之侯曰過其予在乎乃遷坐變食禱於神職
雲雷者二月壬寅片雲亭晝有頃而雨民得舉趾焉
晴餘旬侯復曰東作方殷得無已涸乎禱如初三月

壬戌又雨田毛大興侯猶少之乙亥復雨晡而雨夜以達旦者三日畛途汎流防水多决相與歌且忭者實皆有之邑大夫士書於冊命鐸序焉鐸曰初侯之下車也至誠無厲而麤裘卽墨之云者不無有則吾民未必知當路未必知而惟天知之也應期雨至意者天以彰侯之誠乎侯以瓣香拜禱俄頃致雨至再至三如引瓢挹諸瓮中無不得者是固所謂出自誠然而天實彰之以至於此也古民德其上者必歌謠以明不忘今也獲臻有年皆侯之賜則是誦誠不可

無作也他日觀風之使或有采焉侯將大用以澤於天下雖由此垂百冊不異矣侯諱端字德莊揚州高郵人

程侯拙譜序

謝奇舉

吾邑水旱之災與水火之致並作踵至而民困極矣會有天幸江陽程侯來治邑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既三年以誼行高等薦闡疏爵馳榮如甲令矣維三年中爲邑人解倒懸而厝枕席者不遺餘力故其披肝瀝膽敷陳奏紀者情見乎辭曰請曰議曰申日報

曰辨曰詳曰回曰復則取裁於上者也爲事若干條
爲文若干通曰諭曰約曰革曰牒曰勘則渙汗於下
者也爲事若干條爲文若干通大都以慈祥之心爲
興革之謀以負荷之力爲轉移之舉以宏博之學爲
討論之實以莊嚴之氣爲正大之語其減餉一疏上
大司農三書不憚以身爲民請命自非視民饑溺由
已者何克臻此纒纒媿媿哀而輯之名拙譜昔南齊
傅翹與父琰祖祐孫岐皆爲縣令著能名孔平仲謂
諸傳有理縣譜劉珰明令山陰政爲天下最翹代之

劉言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侯尊公嘗令歸化復
令上元而侯爲邑長於斯也譜之義或本此諸生素
沐德教者固請益力乃出以示焉是譜者侯精心籌
畫爲邑受賜無疆固宜尸祀于畏壘流傳於邑乘於
是謀授諸梓而使不佞序之不佞承乏什邡侯辱於
敝邑以蜀人令楚以楚人令蜀易民而治之顧不佞
越在侯旁麗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侯所造福不佞父
母之邦可夙可大以此感侯淪心銘膺以此愧侯汗
顏洗穎讀侯之譜有不躍然奮者非夫也

吏隱堂誦序

鄭友鉉

郢自癸未元日後公私居遊之觀族荆封磔仕者率
甌脫其地蟻聚其人而治之視署舍若郵傳也太公
祖復菴李公始蒞稍剷除其蕪穢尋卽公庭西隅之
隙構堂三楹因窪成池就蔭莪竹廊室輔之桐月咸
歸爰揖寮友引耆賢共敦茗酌於此而郢人歌來暮
者皆曰君子以才易天下之養也使官宮敝陋不如
家廬豈遠遊之志哉公有事於此而居安則吾儕細
人之所庇也或曰否公蘊學深厚馳文爾雅餘溢詞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四

翰並妙當時簿書僅隸之間性情不在焉且孟浩然
與彼五客者皆以世外人物開館石城而刺守自狄
梁公以下手澤無聞公將以此與黃州竹樓並傳耶
或曰未也一張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弛而不張
雖文武不能也公治備六廉益古循良之遺矣吾見
其時無逸畧行無逸則如農在畔如士守經居無懷
晏之思而有其處殆弛者機耶旣暮而事修民和大
政報成公所爲吏隱堂記亦出遠近誦者益衆夫然
後知向者之論皆舉其似而未旣其裏也記曰携琴

問鶴之餘商確民生利病政事失得出我閒心揆彼
靜理几席松雲斯無負云下邑之農手讀至此竦慨
交作私謂士而仕幸無負官爵已矣有能無負松雲
者乎公言之則其閒心靜理所從出也斯尊吏隱嘉
名允符於古有之若農家蟻陽一老固無足論其惟
山巨源乎巨源少以器量隱處與嵇阮牽衣入林強
仕就微瀕老遂卽美酒八斗佳胤五人生分茅土沒
謚康侯其遭遇又何泰也原其出處雖際奔流投傳
於曹爽回惑之日結款於鍾會宕軼之年豈不卓白

可觀哉史稱居官繁務欲放天下之方事親終身將
勸天下之俗自非巨源具美孰能與此孫子用是以
吏非吏隱非隱日之則吏隱之謂也諦其所以則第
坐執銓宰題目才賢出守冀方伸獎淪滯以及乃心
色養辭章數十志敦風教徒眺上壽而已是皆其閒
心靜理之所存乎公執掌思歸而割情隆隆公殆有
同焉斯言也農嘗臆之云爾又三年而公以滿考奏
天下治行第一楚人德公者上自耆衮下迄閭叟近
切軼輿遙包江漢莫不有頌始多以吏隱堂名者軼

軸旣盈諸子請壽諸金石而屬農叙次其事農曰何者之論詳矣弗核核矣弗孔愚與邗人交任焉皆何足當公一哂哉公學易而好詩夫頌者詩之一體也其志本諸易文王告志於演繫而南雅作此非吏隱之宗歟益筮吏者而有孚惠心民悅無疆也因是采芣詠之則小人休愉之情微見于女子趨揲隱者上嘉下執義與時行也因是兔苴詠之則君子專一之志稍寓於武夫斯二者非公素極擬議歎爲高美者乎要諸聖人之道古今何必相遠視民如傷卽良吏

也養老盍歸卽真隱也閒心靜理斯焉是求則所云囿沼魚鳥於樂辟靡辟靡卽其讀易處也而靈臺以詩是亦頌堂之所昉歟

堂爲太守李公
諱起元所建

寧侯巾水輿誦序

吳驥

寧侯治景上六載計得遷滁州行有日矣邑人謀范公像俎豆於賢人之間公曰吾倦倦桐鄉然意殊不在此已而巾水輿誦成強半六載中躋堂獻壽之辭而綴以贈別謳思之作吾嘗披覽前牒肆義芳詠鄭民之歌用疇魯民之稱裘鞞子高成人之誦史起漳

河之謠此其最初者也若夫萊蕪塵甑洛陽袍鼓考
城之化鴟泉黎陽之駕蜚魚此又近古之表著者也
其鬱勃於中者臻於極而後動其斟酌而爲言者垂
之久而常新此古上德通理之吏所以夙夜勤共而
善其職也侯之蒞景也在大兵大役之後千村荆杞
橫術無人侯苦心調劑強項支持銜豆刈草供給調
發之租庸秣馬輓車內紓閭左之疾苦以至斬蛟湛
壁下捷隕林洒沈澹災䟽壤障澤皆以實心健氣而
爲之乃若麗譙竦列埤堦鱗次闐闐衆多貨隧遷化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四十四

又公之遠馭長材而箕餘及之者凡公六載之中所
以登景人於春臺覆景人以夏屋者可更僕數乎沐
浴膏澤載諸歌咏宜景人之愛戴公於無已也公諱
鳴玉遼陽人

奎壁臺序

宣文衡

余奉

命蒞沔覽厥風土允稱澤國北帶漢南面江中包卽
官西湖諸勝境唐李太白狄梁公曾至此水固極天
下之奇所少者山耳黃蓬一笑乃空谷之音距城二

百里予嘗遊之爲賦詩以不得峙諸郭中爲歎郭外
有蓮花池中有奎壁臺四顧蒼茫莫知所自若金山
一點傑於江間也昔人每謂山川之秀必產異人余
欲訪老成諮猷念增

天子文明之治聞前有內方童先生明王師而不名
繼有五岳陳先生學者仰之爲太山北斗大隱達如
似鶴費太史澹然自老足號典型然俱不獲同時造
廬以請所賴譽髦輩出相勵有成於是捐俸課士搜
得奇才異其觀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四十五

國之光彬彬崛起而兩科以來登賢書者數增元凱
矣敢曰作人有徵蓋亦適際其盛將必內方五岳似
鶴諸君接軌而興惟楚有才吾於沔益信自是而外
惟兢兢以得罪百姓爲懼思徵輸困矣鞭笞不忍其
如逋賦何余乃以身繪圖若罪人狀百姓有情尚能
憐我由是考成克副猶慮釐績無聞抱疚孔多近蒙
太師洪公不以予不才而薦之

天子之庭簡書赫赫不敢言勞展常在望

時授展常道

征

况告急重白念此賢士大夫予之所親而友也父老

子弟予之所養而治也昔羊叔子登峴山悲登山者
湮滅無聞而杜元凱則更創二碑一陟之山一沉之
淵庶百卅後陵澗升沉猶有知者峴山去沔數百里
耳叔子以其惠元凱以其功余又焉能哉然竊怪古
所稱文明治者自秦政而大城漢祖馬上得天下卽
太牢祀孔子後卅文明之治實首開之迄於趙宋蔚
然振古乃至慶曆熙寧之間讀歐陽文忠魯南豐諸
君子所作州學記則所以興文明者未可踈也

聖清受命百度維新學宮之建因明舊制家絃戶誦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罕六

何其溢歟夫勤宣德意而有以裨補文明者守令事
也特構木伐樹建書院於池之臺端屬崇公歐陽子
董其成州人士得讀書其上在易有之風行水上曰
渙蘇子以渙爲天下之至文夫六經皆天下至文也
吾亦以至文望州人士使農之子不恒爲農工商之
子慕學而遷課名蓮花以象君子則余意也潮州嶺
海耳昌黎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而潮學遂與齊魯相
伯仲况沔之風稱文明者哉後有采風君子騷人逸
士泛舟過此問誰建者沔大令渚水宣文衡也

重修景陵縣學宮序

王發祥

昔漢高帝受命有天下乃召諸儒改制度興禮樂魯
兩生不肯行乃采叔孫通議定爲綿蕞禮後世惜之
謂早有大儒如董仲舒者生其際必能考古損益昭
然成一代之制而顧使權宜僻陋謂先王之教不亡
於秦亾於漢何其不幸哉景陵學宮蕩然有司上下
釋菜苟且一時廟貌不崇祀事不虔觀者有綿蕞之
嘆焉直指顧公巡方至邑拜其下瞿然曰噫是予之
責也夫乃首出俸以勸來者而太守馬君司李黃君

暨學博諸生皆相繼而經營之惟恐後予惟孔孟之
道與二氏異非有生處禍福之說可以恐懼愚人也
又未嘗有禎祥怪異之事以鼓動天下之耳目也然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有初景陵學宮在城西南
隅嘉靖辛丑柯侍御因清江驛馬鳴不進掘地得唐
吳道子聖像石碣遂改卜其地今始其事者亦侍御
而歲亦辛丑相去百有二十年時十二成日日十二
浹辰月十二成歲歲十二成紀百二十者十二之積
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今日之役豈偶然哉且

吾聞其邑有異人出則泮水騰湧高三丈許有聲如雷里人相傳以爲盛事而柯公手植聖殿前古梅一株萎且死者數十年矣今歲華葉再榮此蓋有天助予竊謂文章之美科名之盛皆不足以當之將有魁奇特達豐功盛德之人出乎其中然後有合乎春秋事應之指而不至爲魯兩生所笑願諸士夫落成之日登其堂而賦其事以此言爲頌禱之詞則善矣

重修景陵縣學宮序

馬逢臯

廟者貌也形貌全則敬禮生焉四代之學庠則上下

序則東西學則左右至周又有膠庠虞庠辟廱成均之名自至聖俎豆千年或謚以王或尊以 或自製碑贊或器飾金玉要無堂基不繕之理今文教誕敷聖天子崇禮太學僉昭宣斯義人材炳蔚矣楚按憲顧公驄馬所駐肅禮聖殿惟景邑學燬先師木主移置明倫堂檄諭葺建某拜首言曰昔董仲舒憤孔氏道不傳下帷爲正誼明道之訓子雲之書多尊聖而黜諸子濂溪太極易通羽翼孔孟使峻造不立飛薨不昭則蝌蚪奇文徒則藏于壁間但文廟有自盛而

在盛者文翁之化初立罷學而五經博士大學
復振于白水有自盛而衰者二館七學飛騎授
論堂爲圓三館如堂不蔽乎風雨有自衰而盛
曆以前太學未遑而錫慶之院三舍之法終定
寧一門之內景學舊在內城柯僉憲歲清河石像之
祥遷置北門外理學名臣則魯文恪蓮北公顧命元
老則周冢宰敬松公詞林宗匠則鍾學憲退谷公譚
省元鵠灣公以名卿從祀此景學之盛也壬午後烽
火間出不數年聖殿俱燼幾有廣文無氈犁鋤躬致

之風此景學之衰也然昭代開科來景邑絃誦不息
道義日新鄉會巍科光搖銀漢勢若圖麒麟於天上
繪黻黷于瓊宮又景學之衰而盛也辟雍之制形於
天泮宮之規半於君學製全半皆有天與君主於其
中鄉校里塾通斯義矣官茲土者敢不率若職臻厥
成也今郡城文廟學舍煥然一新矣何忍景學之廢
二三同志俱膺首事之任士子趨事恐後然則禮樂
之興豈不以人哉異日廟貌巍峩人文彌著忠孝殊
規燦焉輩出則景學之盛竊有厚望矣

實政紀序

劉彥

戊戌冬郢紳士勒石於學紀司李周公政紀者何公自甲午官郢李歷今五載值

朝廷容內銓特簡公居六曹長將去郢功德及人者咸不朽去則思思不可諉是以紀也勒諸學者何公之不朽者謠於衢衢有貞珉謳於郊郊有饒石而其裕軍國恤氓黎普慈惠維風化植人文有郊衢所能言有郊衢所未能言者是尚鑄諸宮庭側俾今日覲公政者等之鼎彝之不可褻不敢以遺路置他日之

安陸府志

卷五

五

官茲土者登其堂知淑人君子之善政教在人若是其可碑可誦也其可碑可誦如鼎彝之不可褻者何公勅法者也明以燭物如夏王鑄鼎魑魅無所藏奸斷以折獄如繩直矩方曲直不差毫髮禁止囂訟取善刀筆者刑之以滌其源而訟獄衰息此其能績難具述獨其大者冰操玉質皎皎不污微諸辭署委一事先是荆門之州牧上臺以印務委公署理公堅不以應即忤其意亦不顧則其志操晶晶若寒潭秋月

蕭蕭如珠樹嚴霜矣而佐國恤民晉在料理軍需師

旅南征五旗兵馬駐荆者二萬有奇公居荆半載放
草二百四十一萬計芑十萬計雜至鍋桶槽刀皆不
移時而具而軍需賴以足安地解額視他罷獨減他
罷自正解外每倍其數官支放者寬然有餘安罷惟
及正解而草芑之朽爛多不足額公自貸二千餘金
極力措放不以擾民民間得省銀二萬有餘委官經
手者免負欠而民力賴以寬兵燹後屯地日漸墾民
匿不報虧上課公查安德衛所清出墾田若干畝歲
增賦數千計州縣民糧多積逋率因蠹胥爲害公查

盤州縣拿沔陽衙蠹汪希斌等十餘人覈出侵尅置
重律清出正額糧以三千餘計而國用饒驛遞繹騷
最爲民苦公清查七屬馬匹務遵官眷之例里甲不
致賠累而馬政清常平一倉爲廣積貯公捐俸積穀
六百石有奇以備賑濟而災疫賴以全活日用買辦
諸物悉照市價每較外值多溢且依時給發弗致虧
損行戶俱有頌碑皆裕軍國恤氓黎者也園室拘囚
民視爲死地供送乏絕者慘尤甚公憫其苦月計口
給米以充饘粥且暑置棚寒置薪曲加生全與夏泣

罪湯解網周扇喝無以異又辨冤抑營兵呂七元等
七人籍宜城其叔以被盜劫殺族有仇讐者誣七人
誣大辟公逐一推鞠劈其冤而七辟得釋與于公活
萬命無以異此曲施慈惠者也賊氛後名分幾頹宦
僕揚頑者自恃富悍乘主貧弱而欲滅之遽以宦奸
誣其主初履承問者袒禡通學又以公憤觸其怒遂
橫加初履及其兄初晉並坐黜公審理伸履晉而正
頑罪雖忤當道意必不肯以名分稍假易也庠生王
一驥一駿宦家子初以馭下過嚴逆僕周鳳夥親黨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百餘人夜燒殺驥駿合家十一名事犯在逃越十餘
載公嚴勅緝獲將鳳等六人治以重辟士民靡不稱
快此則吞舟者殲漏網者誅而主僕分定郢地雖號
多材兵火流離士習日靡公至罷取士之德造者較
藝而甄陶之且載色載笑以廣樂育晉其庭者如日
坐春風中故士亦爭自愛自奮午酉兩闈得雋者咸
出門墻文教亦蒸蒸日上則其維風化植人文者大
也他如存孤一事公安世族袁氏其最著也袁公彭
年之嫡孫以賊氛被擄鬻爲卒隸公探其實捐金贖

之以復袁氏宗祧則施惠之播於鄰里者也凡此皆其可碑可誦而如鬲彛之不可藝是以勒於學也公諱龍甲字霖公江南之山陽人

安陸府志

譚篆

古之親民足爲民賴者惟良二千石爲最如吳公之治河南黃霸之治潁川王尊之治東菑召杜之治南陽載在史冊號爲循吏者不可悉數其用寬用嚴不一其法要以興利除害爲安養斯民之本今之爲二千石者興利猶在所緩而除害爲急然除境內之害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易除屬邑之害難除屬邑旦夕之害易除屬邑積久之害難如景陵者十年前樂土也無頑梗不良之民無佻達不義之士急公輸賦國供無逋即爲之長吏者亦得優游治理有陞遷奏績之榮乃邇年以來民苦踐更之役地介衝繁郵傳絡繹瘡痍疾痛莫獲休息恒產鞠爲茂草生民轉於溝壑之時非明斷而出以慈仁大力而用以小心者爲之整施而保釐之安能起膏肓而措之衽席之安哉幸逢三韓張公由剡史蒞菑四載目擊時艱心存民瘼於事有便利地方

者調劑張弛不遺餘力洞悉利害斟酌興除爰詳爲
款目以請於諸上臺胥允其求定爲條例用垂永久
斷以賦歛從公稽核完欠而抹除紅簿之害與侵隱
移那之弊息矣斷以徵解起迥俱屬之官而空批冤
賠之害與私派使費之弊絕矣斷以郵遞夫馬不問
之民而糧運無騷擾糶鹽之患差使無津梁稽程之
困矣且指公用而濫加補庫者有禁挾差提而誅求
供給者有禁假驛站而苛索陋規者有禁從此才遺
之父老子第策杖觀化咸安土樂業還集家室熙熙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焉快茲善政畢舉上以慰臺憲軫恤斯民之苦心下
以成令長勸導新矧之至意信乎公之除害爲其難
者也雖公之膏澤郵翬七屬俱流浩周浹無私覆載
然景邑積久之害一旦得除實不能不私於我公也
邑大夫士以及里民耆庶咸欲以公之善政壽諸貞
珉而問一言於余以余接席聆築誨者素矣察其涵
深寧謐冲容和粹如千頃之波未可一挹而盡又耳
其嘉績一切本之以易直子諒不事鈎鉅而盡得遠
邇上下之情豈非所謂明明斷而出以慈仁大力而

以小心者乎昔吳公之治河內治行爲天下第一公
今日者報政於

聖天子亦必爲良二千石之者功無疑也將見
朝廷詔以璽書增秩賜金如黃穎川王東甌之故事
景民惟世世父母歌之繼召杜南陽之風可矣

實政紀序

王吉人

稽古天子之制守在萬方守莫大焉然非僅自爲守
也分一人之守以共爲守而守愈尊故百爾君子凡
有功民社者璽書褒美錫之安車弓矢以守方隅於

安陸府志

卷三

五

是諸侯之名稱焉即今之太守是也維我安陸太守
張公祖名闕英胤世篤忠貞天方福郢特簡公爲隄
伯於茲三載惠政班班輿頌載道郢人士戴澤滋深
猶以爲未足掄揚其美復謀余爲言以壽諾石余維
郢之民凋敝之遺黎也公下車而詢疾苦疏利弊禱
禱一新蒼赤禔福將所謂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者不
於今再見乎郢之士羸弱之子衿也公優禮宮墻嘉
惠學校子弟田疇思威兼濟絃歌互達橋門泮壁間
煥然振興公之流馨不既遠丘長歛郢之地西南一

帶襄流之歸墟也舊有輿梁悉皆傾圮公惻惻念之
捐俸撤薪命匠鳩工計日而成宛若地軸天樞郢之
勝槩尚莫有踰茲者凡此皆約畧公之文德也載紀
武畧尤有鎖鑰北門之偉績焉西寇孔棘時轉餉爲
難瘴雨溪煙迥夫之罹疫者八九乃公之督邇香溪
也目擊心痛誅茹構舍爲粥湯爲藥餌病者起勞者
逸軍儲不匱士飽馬騰非第懾於法之不敢後實則
激於息之不忍不先也公其仁賢矣哉雖鄴侯之督
餉關中寧必讓焉爰是凱歌一奏江漢澄清甫歸郢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十六

而哀集儒生在泮飲酒相與稱說太平彷彿如見隆
古作人盛事公之長駕遠馭其經緯應光諸史冊矣
而公之休養百姓者政未有艾漢渚堤堦延袤數百
里如長虹卧波年來桃花浪滾村塢盡島國課民命
半壁攸闕誠楚中大利大害也公不惜督邇餘力復
建議修築紳衿耆庶待安瀾焉公之福庇民又豈止
一罷一邑也哉旋且上報

天子晉登揆席樹駿流鴻自公千古大業也余不敏
更將操筆以俟之公諱尊德字懋修錦州人

實政紀序

賀迥清

嘗聞執灋之座光燦星漢大理之任寵重台衡故曰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不可變君子盡心焉國家
自爽鳩栢臺暨風憲李司寔式臨之然呼吸於上下
間俾九閣可達肺石舞冤考惟司理稱最蓋繡衣鵬
綬咸寄耳目而一人聰察恐未之周知且几席之卉
旒璫叢多設于公之門雖高圍葬之炒不青可若何
此埋輪避驄曠代不一遘也雖然所貴乎職此者豈
專以露風采肆鉤鉅勝任而愉快庠不恃乎有發奸

安陸府志

卷三

五七

摘伏之具而恃乎有明鏡止水之度不恃乎有氣動
山嶽之概而恃乎有一塵弗滓之搯慧以靜則深剛
以清斯淬也當此者則莫如我安陸史公公以年少
擢巍科譚春龍且珂里世胄族甲江南其甫至也茸
澍隨車已令人深春風夏雨之思既而拈題課士勤
懽有加每一晉接覺軒豁洞達了無隔閼且琴鶴蕭
然或左或右無復有窺色笑希意旨者罷人士心竊
儀之汜是秋以文章山斗分校楚關所拔皆名士而
榜管著聳其擬程一省力追先型以爲多士式夫刑

名執掌之日研思如此此其自視爲何如耶昌黎文
起八代公亦何遜歟公治安陸其屬邑若景若沔地
卑下民多逋逃公一至景則南潛立清且不追呼即
輸沔則以新淤告爭上臺多究心焉他人料理不及
者公猶於水上見治績所謂慧以靜深剛以清淬者
公殆兼之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我公有焉公筮仕自鄖三月以讀禮歸
闕即涖茲土甚矣楚之於公有緣也異日者卓異奏
績丹綸飛詔烏臺蘭省虛左待陟行且贊化調元與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五

朝廷勦刑期無刑之治即金甌救卞亦指顧間耳郢
人士之徵惠我公者寧有旣哉今雖未及報政之期
敢預以斯言券

鶴歸亭序

許琪標

先生者誰故髡復庵李公也成斯亭繪斯像者誰郢
之士大夫思先生不置而吳人孫桐孫因自附於摩
詰之義者也夫孟襄陽騷雅客耳髡治亭之右丞像
之撫物追懷風流宛在若先生守髡五載惠澤既深
且其律度儀型超軼今古嘗至斯地徘徊四顧見水

雲滂集魚鳥親人口是宜爲亭以庶幾於竹樓艸堂
之勝不謂緋衣遽召齋志以逝孫子乘郢人之哀思
率先庀材克成厥志爰周謀繪像期永瞻對斯則雲
留影雁留聲不特天光無盡抑亦風教攸關矣標固
又知先生者敢不一言用彰同好乎遂繫之贊曰
焉珊其骨特異鏢子耶聃然者耳尚有輪廓耶龍門
峻而玉樓峙謂天道果是耶非耶祥金受鎔霜柯遞
以任爐錘於大冶將齊一瞬爲千載耶吞雲夢者胸
次耶親魚鳥者性情耶懷吏隱之高軌豈不踰彼孟
安陸府志

斐而又奚論五客者流耶

重新宋胡文定公廟碑

劉績

人生所以參贊天地者也六經載參贊天地之道者也六經無傳則人道滅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天地不能一日無人人不能一日無六經述者發揮經旨亦不可一日忘功不祀也周衰孔子道不行取魯史成事筆削寓至當之理立不易之灋救末世陷溺納而歸文武之道孟子以其功並禹周公蓋無位則明道正人心有位則行道去人害一而已矣後莫究其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卒

說左氏叙事雜以儀禮公穀釋義多拘日月斷斷焉俵俵焉甚至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至宋高宗時胡文定公奉詔著述用事精覈發意暢快謂是書乃百王之灋度萬世之準繩可以處大事決大疑得作者心於千載上破蒙者惑於千載下然後大綱炳炳如日星微公則是經不傳矣公沒去今三百餘年墓在當陽北十五里成化丁亥有司奏請立祠繪像於側春龜祀以少牢越四十年憲副安城劉君時讓讀公書師其人觸樞賚累僨興觀風過拜遂

拓舊址有寢有堂有廡有廳官厲其役民樂其事不
口克成以安公靈非以圭爵而尊非以族屬而親是
故澤在本支有時而斬勲在社稷有時而泯功在六
經則歷千萬世猶晨昏也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寧崇
安人地志謂父淵寓蹟荆湖間至公爲蔡京所忌退
居當陽之漳濱淵墓在焉誌傳父沒築室墓傍耕種
自給若將終身卽今龍泉寺僧所穰田也公自云平
生出處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蟻螻過前其行可知
矣作楚歌使土人饗公辭曰漳水潏潏兮遶公塋骨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肉野土兮氣昭明鬱金酒兮淮地賁燎蕭光兮達紫
庭求上下兮不可得公何之兮憂增內華兮外彛君
尊兮臣卑遺亭其亭兮此時公未復來兮何期松柏
兮挺然佳秀遺像兮生氣若舊會此土兮非能夭壽
從則吉兮悖則凶世復世兮人心同

修築沙洋堤碑

曾省吾

禹抑洪水沅漢功半之其朝宗皆出楚楚故澤國也
余入蜀涉沅源入秦浮漢其勢並建瓴而下奔騰震
激導波如雷茅兩山壁立夾束乎其中勢莫得逞山

稍夷卽橫流四溢矧楚當二水衝地獨卑曠哉乃在
荆承爲甚江由西陵達荆漢由竹山達承若遼澗矣
而利病寔共之承之荆門東去一百八十里曰沙洋
鎮鎮控荆門江監潛沔五州縣之上流漢水自蘆麻
口直衝鎮北岸舊有隄爲防軍民廛居其上隄內田
可畊者度數百里歲嘉靖丁未隄決水直趨江陵龍
灣市而下分爲支流者九遂不可復塞塞之輒復壞
卒成河通舟黍稌之場淫爲巨浸兩隄民死徙相半
甚苦乃在荆爲甚蓋漢與江交病之矣願久之不事

復塞民延頸嗷嗷無所控徒待斃耳今中丞趙公往
守荆州屬丙寅穉漢水復大溢公臨流望洋嘆曰嗟
乎是不有成事可睹乎向非無隄廢而不講者誰耶
獨奈何難慮始忍陷溺吾民也乃與承守何公亟圖
之請諸大吏發司帑益以二廳贖鍰共得金六千四
百九十兩有奇部署官屬各有經紀肇工於隆慶元
年九月二十六日至明年戊辰八月二十六日隄成
上設武安祠鑄二鐵牛鎮之又明年復請得四百金
並隄武安祠砌水口要害一百二十丈高二丈隄乃

益固蜿蜒隆崇屹屹如山昔爲巨浸今粒而畊昔死
徙無方今室家有常頌聲洋洋美哉功乎越七年於
茲矣乃者壬申龜公奉命撫楚席不暇暖常周廻江
漢之墟問民所疾苦至於堤上居民童叟以千數稽
肴環公轍曰吾儕小民何遽不爲魚鼈本公賜也不
意今者幸得復見公且喜且泣而分守王公分廵余
公感民情移檄有司謂茲隄也功及二龜甚盛後亦
將睹成事可無徵乎乃撫寔禿使入蜀問記余竊觀
古今獨慕禹功以治水也後世吏稱循良者要未始

不以是爲急開白渠鑿離碓起芍陂築鏡湖斯最著
矣襄有大隄歌詠至今宜房之塞至勤漢天子自臨
而沉璧馬僅乃得之此豈細故哉願事不易任非真
有不忍人之心挾必然之見行以定力無論治水即
餘事難成矣故在禹也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胼
手胼足於八九年間而無所恤然後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任事者亦何莫不然余生長漢濱自結髮時聞
沙洋隄決民病久矣間議塞曰遣傍多異同塞有利
弗利又曰其費鉅夫費誠鉅矣苟可以救民利浮於

害也。矧擇而爲之矣。矧昔不塞視，今奚利？今塞之視，昔奚害？是存乎人耳。彼猥有託而自便，安計者叵哉。寧敢望公乃公之利濟人，寔出天性。聞昔每馳往督隄，犯波濤，歷寒暑，捐俸佐牛酒，費勞來諸役五州縣。往役之民如恐後，一切伐木、輓石、竹、楨、土、埽、畚、鍤之具，纖巨咸飭，以故不逾年而底績。此非心誠不忍於民，其見既定而行之，又力安得此隄成而兩罷晏如共倚以爲命也。今海內縉紳先生嘗謂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二千石異等被褒增秩者，才兩見。嘉隆之際

安陸府志

卷三

古

獨趙荊州一人耳。名豈虛致哉。願公德政彰彰大者更僕未易數。余所記獨在堤，又獨在沙洋。其以俟史氏論撰矣。余前過家長老爲言：隄幸固耳，漢水猶射齒盤薄，其下不即去，脫竹筒河淤澁如故，不大濬猶將可虞。又濱江大隄歲遭決者，往往而是，不得盡如沙洋隄。余久於四方，誠不知其果否。獨念公守荊州河澗已遠，况乃撫全楚哉。無何讀邸報，公已一一入經略疏中矣。其叙民胥溺之狀，至不可讀。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沱潛導而雲土，夢父全楚，不復見平。

成永賴哉夫公自守荊州以至今日功已半禹卽佐天子都要津隨所任以利濟天下功之全詎出禹下乎姑附記於此亦王公余公意也

重濬沔河碑

李維楨

按山海經嶧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桑欽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浪谷中又東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漢沔得互稱矣吾麗沔陽州者居漢之陽漢自麗東播爲蘆沔河東南至於上新口逕鮎魚套自沔達於三江口又自上新播於下新逕柳口環

安陸府志

卷三

五

城之三面而復折於三江口合流趨於白湖曰河曰沔曰湖方言之訛也曰沔曰套曰口象形之似也總之不離沔近是而州人獨稱環城者爲沔河云河廢廢久矣觀察蜀蘇公以時始濬之其長某千某百某十丈有奇其廣某十丈有奇其爲橋若堤石蓄竹槌費金百有奇其役某某有奇其日某某有奇其受命部署文武吏若而人所不奪穡地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工成而不愆於素於是州大夫李君介邑之令王君過某而請曰美哉使君之

功舊史氏盍記之某聞之楚伍舉夫美也者上下外
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如其盡民力以成私欲使民
蒿焉忘安樂而有遠心安用目觀大夫起謝某不佞
請徵諸四民之言蓋河通而工商歡於市曰鄉者負
戴輓輅道回遠得不償費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今而
一葦杭之矣土物無所不得入不翔貴騰踊而泉幣
無壅旗亭闐闐朝滿夕虛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
夫曰未也蓋河通而農歡於畝曰鄉者恒雨則陸沉
騎陽則金鑠今而後蓄爲屯雲洩爲行雨受命於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奕

尺之桔槔而無閔閔望歲且夫縶汲而瓢飲葭菼榆
柳而炊蔬俎而蠶烹佐我黍稷以事我父母樂我妻
孥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士
歡於庠曰水之爲德也鍾漚之區珠玉斯登枯絕之
野林壑不毛先王建學辟雍類宮義謂斯矣乃者河
涸而地脉斬焉漸盡今而後縈之如帶抱之如珥而
風氣聚矣將使二三子覩盈科而進道放連漪而成
之可也

也遂不辭而爲之如河彼流水闕者誰

原田每每不可治搯吾吭兮何旦饑考量隳括謀孔
多孰令聽之競作羅吁嗟蘇君手鬣河馮螭切和神
哉沛水歸其壑焉知外帶有結兮衣有襜萬夫畚
千夫杵龔乎鼓之軒乎舞蜿蜒長堤遽如許雲漢爲
章章於天皎若玉繩墮我前金城湯池相鉤連以漑
我田挹而斟麥秀漸漸黍油油蟹螺汙邪滿其篝籩
有薪蒸澤萑蒲虞候舟鮫與衆俱佩以蒞蘭裳荷華
鱗鱔鯉魴鱖魚鷗鷺鴈鶩鴛鴦唼喋萍藻蒹葭
葭青翰之舟青絲笮芋魁羹兮蘭生酌歌玉鳧兮胡
石不以朽

安陸府志

卷三

七

蘇公開沔陽城河碑

費尚伊

沔澤國也沔水趨沔陵東注爲沱漢水匯三澨南溢
爲潛而薨兩據焉一城斗大二水環抱故形家言謂
沔以水秀則地勢然矣頃者河源細水泉涸計薨治
東南隅迤邐三十餘里悉爲平陸無論商賈懋遷及
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溉之難卽襟帶一水乃令隔閩

弗通譬之於人經絡營衛不相連貫卒有痿痺之患
此於地脈風氣所關匪細也茅寗茲土者率遽廬官
舍及瓜而代有掉臂去耳或一二健吏稍稱任事亦
多首鼠兩端異蠕觀望荷舂鍾爲終日之計止已嗟
夫河奈何不終塞且化爲陵也大夫蘇公以卽署高
第觀察荆以西旣蒞沔問民疾苦及一切興革聽人
士箴以疏河請公毅然決策曰吾奉璽書庶察一方
若水利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其安敢避事乃
下令令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鍾出粟一釜朞月

粟具條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報罷而公持益堅益
越月而河成大都公審時度事因民之利用民之力
故費省而具功逸而倍古人舉大事顛若此矣役旣
竣公集聽人士巡行河曲方舟載沅清波湛如田者
漑於呿樵者喧於渡漁者歌於浦爨者汲於壩賈者
揚帆鼓柁而駛於中流蓋公徘徊容與而後喜可知
也然公又謂是役也非創始之難而持終之難苟且
目前而闕於長慮一旦河流復梗是塵飯土羹之戲
也於是徙舊閘之口以張水勢僉隣河之夫以給嘗

役減征商之稅以通泉貨建四路之橋以濟徃來隨
事擘畫條分縷析益公之言曰吾心力盡矣吾姑爲
此以待繼我者潤色而增益之可乎夫繇前則已事
之效也繇後則來事之師也美哉明德遠矣昔者禹
之治水九州攸同萬世永賴玄圭旣錫禹貢乃作今
洞庭會稽之間遺蹟具在杜預治襄陽刻石紀功一
置峴晉之上一投漢水之下令後世無忘公於沔百
世之利也是安可缺然無記不佞乃從長吏及罷人
士之請而授簡如左公經術吏治冠絕一時不具論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巴縣人

重修崇鳴寺碑

陳文燭

黃蓬有崇鳴古寺與靈福觀並吾友李子孟時以禱
嗣應修觀音閣屬余爲記蓋吞神休云後余游山寺
問前代碑無有也門人王子之翼丘墓在茲山去寺
里許王子嘗廬墓請曰李子願得先生言以鎮茲山
可乎陳子登香山周覽四顧見大江自岷峨而下沿
洄數千里又隔沔群峰遞迤其駉駉者赤壁山乃周

公瑾破曹處蘇長公以黃州當之古稱戰場非耶卽
友諒漁子弄兵湖上至歸真主驅爵之鷁驅魚之獺
耳然王圖伯畧方蒙矢石橫艸之功一敗塗地今蕭
寺獨存豈淨土樂界若存若亡不生不滅與江山爭
勝耶故行不捨之檀而施群有矣唱無緣之慈而澤
萬物矣演勿炤之明而鑒沙界矣導知機之權而濟
塵劫矣正灑旣沒象教始倡而頽壞莫振則三十七
品胡以內之九十六種胡以外之李子新象教而振
灑門諸僧飛錫耶掛錫耶諸僧曰吾皆住而非行遊
安陸府志

卷三

辛

者余聞戒定與慧無分行住因聲而悟因緣而覺何
莫非教耶諸僧羅拜謝曰公言苦海慈航昏衢巨燭
矣李王二子憮然曰此吾黨所當知寧獨誨登彼岍
哉遂勒石爲山寺記

重建申大夫廟碑

章聚奎

余纂邑乘至祠廟見舊志云申大夫廟卽申包胥也
邇來爲居民所侵殊瀆隘弗禰祀事不覺掩卷嘆曰
大夫之生也孑然一身復楚國六千里之山河大夫
之沒也以楚中六千里山河無寸壤爲酌祀之土宇

亦既闕報千載矣獨京邑以嶽降之鄉稍留數椽奉
蒸嘗乃亦弗克鞏拓乎遂往視之則荒坵荆榛棟宇
何在求敗瓦寸木且不可得豈特如舊志所云灑隘
已哉其遺址連關王殿訪之則旁守者曰時久宇圯
卽塑像亦朽廢僅貯存其骨余索驗之守者急捧其
骨以進則見長鬚癯面滿洒清高有道氣象宛然於
是益感曰始吾以爲僅有廟於茲未足明報彌豈知
其已無廟並無像而身骨異存若是哉距舊志時八
十年中間蒞茲土者何人卽本邑固多賢豪乃一任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其湮沒耶今猶有骨可憑倘再因循數月并骨不能
守則遺像莫續更柰何且身旣泐矣而骨猶含藏安
知非英靈不息以有待乎遂卜日肇事重塑全身鼎
建正廟爲門一間捐貲獨任之不數旬而已竣新廟
奕奕闔邑父老子弟歡呼拜觴於庭大夫向來飄散
虛御之神棲泊有所焉按當時相舉之役禍始圖蔡
蓋天留楚以抗晉復借吳以鋤楚總延姬鼎於未墜
遂使司馬成謀不用子常之貪可賈微大夫間關乞
援七日七夜勺水不入口哭不絕聲以感動秦王則

殺函之師不出奔隨之轍何時還耶比吳軍已却自
應上賞而辭榮不顧真魯仲連之流歟又以受吳之
辱無從雪耻遂導越伐吳此始終爲楚之心卽敬仲
始終爲齊漢世子房始終爲韓之念耳隱志旣伸輒
超然遠遯迹同少伯剛哲保身智過子胥此非有道
仁人耶東南諸大夫誰先之而功在社稷尤著於五
祀之典已合血會楚境無地不宜况桑梓攸鍾能忘
報哉昔蘇學士官杭時卽奏舉錢武肅王爲表忠觀
碑俾毘邑世世奉祀乃大夫之克復全楚與錢王之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保有全浙未足多讓但奎縮微綬題請不能自達於
天子且弗善屬文以昭來禩使大夫之功績廟貌與
錢王埒然有說焉嗣春醴二祭卽同社壇之日以縣
令主之庶無忘修葺乎若夫大啟棨題旌揚聖代以
載祀典而著令甲則埃後之君子余第誌旃復大端
於此云

安陸府儒學碑

劉肇國

嘗讀史書紀漢赤眉亂學舍頽敝有牧兒蕘豎莘刈
其下云傷之也逮世清泰一代賢公孤佐治授戈講

藝息馬論道期門羽林咸通孝經猗歟盛哉明扶衰
起廢必產至人任之邇寇氛熿國古址多燼藏書變
爲牧馬之墟爵竿瘞乎茂州之下曩所爲鄉飲酒大
射行禮考樂處沒如也不必作捲堂文而有志之儒
抱懷圖書邂逅幽岫久也豈復爲國家育人官材地
耶今聖人削平海內大牢從祀興器用幣之始郢故
屈宋文章藪也幸簡西晉石公鎮之公著作素播瀛
筵政教祖洽荆楚下車之日賦詩招隱韜面巖穴遠
辟丹青者聞大賢來綏齊歸來從遊公擇先聖先賢

於艸中觀先朝縱鏞遺器側於風碑兩垣環水弗通
孤兔眠廡惻然有容考卜龜正斷遷黜聖庀材鳩工
奕奕寢廟系期告落莘莘學徒俎豆其中公乃上下
合舞釋奠也適饌省醴會三老五更也政事之暇大
昕鼓徵升博士弟子員課五經前史而進退之園橋
門觀聽愜欣逢逢鼉鼓發聲頽宮脫劔尚祀太平象
至也余珥筆彤庭敬公之行匪伊朝夕矧朝廷之務
莫急治民治民之効莫先眷士漢儒言辟爲言積積
天下之道德雍爲言壅壅天下之殘賊學宮者人材

之山澤處則如雲蒸其秀氣出則如雨澤乎萬物公
修學則爲重道重道則欲士自重由是蛾子時術則
其不佻習其追琢源深流長異日必有吉士勸相我
國家化民成俗仰副作人之澤者矣宰臣上書
天子應曰興學教士風聖行賢入爲碩輔以弼朕躬
乃命史官其敬書之不佞颺頌國冊不朽斯乎茲特
紀厥槩云

重修宋王井碑

李棠馥

郢學宮爲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數武有泉冷然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七

相傳爲宋王井云王蓋古詞賦祖地以人存匪誣也
願井以養爲義假令源淺以渴用弗及於養民昔杜
牧方且作廢井文以塞其竇安在興復遞舉明有劉
孫二公修於前近有翥雲石公修於後哉邇復崩毀
有年會署守婁君過而心惻毅然思復之捐俸鳩工
先駕水車轆轤以洩其積鑿可四丈許得泉有四其
一竅出西北適當井脇一自東來稍下之竅下二竅
自底上湧胥清流涓涓弗可遏也乃命匠師釘木鎮
石縱橫圍砌實以鍊土層累而上如建浮級於九淵

中至口則穿石爲盤欄有亭覆其上余與諸君子登
臨其側汲而飲之形神俱爽不啻偕宋大夫共歌陽
春白雪於蘭臺焉聞之瑞應圖曰王者清明則浪泉
出昔李王蘭作荆南節度使值楚俗佻薄不穿井飲
下令合錢開井民咸便之房豹遷樂陵太守風教修
理井泉感之而通李容嗣令壽安剗翳除徑鑿井與
民共今尚留瀆王泉之名勿謂修井微事也春也而
教在其中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是井有焉或
亦可仰質前賢矣是役自經始至告成僅朞月計費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七十五

百五十緡有奇皆不取之民間婁君代奄數月百廢
具舉茲特其一端云爾

重修沙洋堤碑

吳之紀

漢自郢而下歷內方奔流迅激勢如建瓴沙洋當其
衝東距荆門州石三十里州境內也而俯瞰江陵若
頂之灌足監潛沔其利害焉明代嘉靖丁未歲堤決
流害不止有中丞趙公諱賢者曾守荊州復築於隆
慶之元年迄今我

朝順治之十有二年歷年九十民享其利者近百年

矣而魚龍之所饒嚼風濤之所怒洗危險旦夕則惟沙洋之關廟嗟嗟天下無百年不敝之事亦無百年久敝之事夫天道五年而一小變三十年而一大變地氣隨之計此九十之年閱變者三而五行循環天一地六之數水土應兆其端班固曰六經無隄防壅塞之文其事起於戰國然亦時變爲之也古初土滿人物未蕃水得游波惟順導之故先王之制不防川水土演而民用也後世人滿澤畔戶纏尺壤入貢不聽其游波而逆抑之漚流塞溢所以豐財先王至

今亦必變疏鑿爲隄防矣故隄莫急於今日而今日之堤莫急於沙洋諺曰衝倒沙洋堤荊州城作蒼魚池今大兵駐荊爲重地軍需供億取足荊郢者過半焉夫以一堤包二州而絡三邑爲財賦之所出師旅之所處欲少緩以待其決也可乎故沙洋宜預防關廟其著矣廟而南里許曰曾家灣灣二里曰水廟灣皆危險欲潰湏大築月堤費不下二十萬官保祖公大中丞林公下檄公議予會守荆西劉少叅巡上荆南卞憲暨安守李君荆水利婁君安水利馬君

借五州縣長吏大集堤上求所以當是舉者僉曰聚土審基惟力是視盍以兩月堤輔兩灣而以為山簣關廟可乎議成進我祖公林公適祖公誓師於荆履其地列目源流指掌樞軸因允其議與我林公神運吹萬鴻裁畫一書同上

天子部覆以本民之力會本地之利應如議便

上曰可惟是婁君適已遷而馬君以才猷敏練遇事敢為得請於二公而責成焉協力祇承乃遴敦事乃募執役及公出納日夕並作爰乃仲冬直指張公奉

安陸府志

卷三

七

新命按郢問民疾苦隄防為急泊舟沙洋徒步周視益勵厥成予列從事夜馳載遙遙見列火歡呼萬夫鍤而千夫杵聲聞數里此則馬君激勸之效一日而有兼日之工也夫守險不於其險也柰何以前臨騰激之渡後踞曠漭之野堤之勢既立於不可退舍之地以當必擊之衝則今日之意益深且遠矣如兵瀆然置之危而後安作之也必固則守之也必堅况乎人之精神志氣見於山川亦猶夫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也昔王尊守東都河水浸金堤尊請以

身禱廬於堤上水爲之却今在上者之精神志氣凝結如山岳以彈壓河伯而馬君復殫瘁胼胝不啻以身禱是堤之不拔也寧百年而已哉故曰變而有不變者存則其人之精神志氣爲之也而其事極於鬼神同列劉公初使荆西夢關壯繆左執魚右執刃相向告語若未奠厥位者然履任至堤有廟頽焉恍悟夢中意蓋沙洋荆地繆侯鎮焉宜其在天呵護其上如一日也廟故在堤內基稍下今內堤加高與外等基復較高棟宇巖然原祠仍東向以鎮漢流殿則面

南更冕旒成帝儀也後建佛閣軒窓四豁湖光山色襟帶間殿之前西爲迎秀閣還舊有也右爲文昌閣文昌棘關福主兼以司祿堤固年豐士弦誦民樂利宜崇也左建魁星樓於堤奚取焉天有魁宿地有魁阜奠彼河津則東壁圖書又爲狂瀾一砥 禹王廟從未有也當時念切饑溺不忘平成之祖故鼎建之 碑後覽思明德而隄防加甚焉夫禹之治水也曰決汝漢堤非所事乎書有之陂九澤堤固陂之遺意也今日者先王如禹亦必着肯在上者通變之功而以

馬君爲治水之能臣矣惟是精氣感召從堤中得
木長四丈餘父老傳聞爲當年塞決口物歷九十餘
年不之朽裁作禹廟柱殆與梅梁生枝並徵異云舊
有石坊存志古績若夫冠朱閣於崇階集群靈於列
楹土木諸工交作而民罔懟勞制云備矣又鑄鐵牛
二以厭水怪五行之屬至此各安其位凡以盡變而
不變也是役也始於順治十二年乙未仲夏三工並
舉兩灣先後告竣而關堤成於十三年丙申孟夏計
役夫三十萬四千八百七十有奇計費銀三萬四百

有奇廟費不與焉諸同事暨予捐俸成之先是司議
荆安兩罷工各半久持不決前守荆西李公慮紛擾
悞事以荆門汛堤主四分沔監潛沔各協分半爲量
力保固計若大築月堤則議工又俟變通焉曾灣月
堤平地築九十弓加幫九十弓鋪脚二十五弓結頂
六弓高十弓水灣長一百二十一弓鋪脚二十六弓
結頂六弓高一十二弓有差關堤內幫長一百六十
弓堤南頭寬三弓高十六弓中廟前寬五弓有半堤
北頭寬五弓南十九弓廟基長四十五弓寬七弓

高一丈三四尺有差外幫長二百弓五弓鋪脚三尺
通殺二弓結頂竹笆樁木其比如櫛又於上流作石
壩以砥衝波激使中流堤勢屹若金城矣此二堤之
大式也諸決口如鍾祥之鎮堤觀水府廟金港口京
山之王家營陳洪口景陵之老鶴垸田家灣潛沅之
騰雲灣楊王嶺官莊垸楊家灘沔陽之李營口監利
之瓦子灣一時俱成諸加幫及十三年新築不勝紀
嗚呼堤莫急於今今楚無不築之堤而最異者瓦灣
堤決於前代之壬午成於今之甲午沙洋堤決於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全

靖之丁未重修於順治之乙未廢興之數應有天焉
而非當事急於拯濟識之定而行之力安得堤成而
萬戶耕桑兩艱晏如也則我祖公林公直指張公之
功並於沅漢矣予與諸同事躬逢其盛故特表而出
之以昭來茲

重修沙洋堤碑

馬逢臯

漢水自襄歷郢順流南下直趨漢口順治初年至沙
洋關堤忽不徑南而西折至順治六年向之堤下石
堦古剗離堤甚遠者漸崩至堤身前州牧張敦素州

同李襄實者力請紛訟未定至順治十一年甲午余
自涼調楚補安陸隄城職司清軍水利甫視事卽奉
督^撫部院檄查安屬堤壩決口務敦農本以裕輸將其
饑溺由已之盛心與又奉守荆西道高平李公諱棠
馥同檄諮謀余固初歷郢中又生長北地不知堤壩
爲何事是年六月下旬襄流泛濫舊所衝潰畚插未
施而上下危險勢且岌岌守憲委救金港口單騎馳
至則堤內外皆水駐足之所已半傾頽猶不敢先去
爲民望差役催夫日晡不能救衆皆散去與同立者

安陸府志

卷三

全

惟吳生士鯨父子頃堤決吼聲如雷步奔十里童叟
男婦夾道趨堤呼號悲泣之聲直徹重玄田廬坟墓
俱在波底滿湖一望汪洋爲之目擊心愴恨不能以
身殉方悟南方之報水災者原如是其慘烈也 各
上臺之殷憂拯濟者原如是其關係也憤然身任取
有州縣各決口冊凡十三處而加幫不與焉據以上
李道臺駁遺沙洋之關堤蓋余未任之先已定主輔
協修畏難者削之先是 藩司公議以堤繫荆安兩
罷安危宜均任五分訟者數年致灘岸傾至堤身上

人有旦夕莫保之慮李道臺憫兩稅億萬生靈遂不以受利害較多寡以滋延悞定以荆門爲主故四之
江監潛沔爲輔各分半義圖遷就成工心良苦矣余
親至踏驗方知堤僅一線 關廟旣火之後艸殿半
懸堤下聚耆老而問之得聞衝倒沙洋堤荆州城作
養魚池之諺復加入報冊內後不知費幾許辯議方
就緒爾時身先鎮堤觀金港口瓦子灣等十三堤及
各加幫不五閱月告成而勞怨力爭艱苦云至亦謂
完此可報憲命少休息也時 祖督臺在荊州面直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諸工之成而復有關堤之委余以力疲謝 督臺以
以可保無事對以此何事敢一人倡不妨之論 督
臺遂親臨關堤見其崩塌危險並曾水兩灣堅斷並
舉復委 守荆西道陳留劉公諱嗣美 巡荆西道
吳江吳公諱之紀鄧守順天李公諱起元荊州水利
廳廣寧婁公諱鎮遠並荆門江監潛沔州縣正佐集
關廟會議各視應築回詳 祖督臺毅然身在會
撫臺蓋州林公拯救同心具

題 部覆得

堤於今屹然兩隄萬姓得保田產室廬陰
不覺一兩憲之功大矣否則順治十五年
溢安陸而下竟成海國倘關堤一決不獨萬
慮而大師駐荆城郭所擊豈其微哉且也讀曾
壘碑嘉靖丁未堤決水直趨沔陽市而下分
流者九遂不可復塞塞之復壞卒成河通舟黍
場淫爲巨浸兩隄民死徙相半其苦乃在荆爲
語也公豈無見而云然哉天下事救之於已
難有借綢繆未然功不及十聞諸高年舊家堤

卷三

全

數年後沔陽張先生相堤始成矣夫當物力豐盛
之時遲之又久方告成功向非祖督臺大力主持
此堤若再決於兵火甫定民窮材盡之餘能復舉其
事哉歷久思之然後知祖督臺憂深慮遠有裨國
賦民生不淺矣人世顯功易見隱德難窺數十年後
定有思公不置而謂余言非諛者夫堤關甚巨余亦
何忍以驗愚言爲杞憂但余所奉上委築者曰關廟
曰曾家灣曰水廟灣三堤耳三堤而外上下單薄低
矮甚多况石磯激水不東奔則西嚙關廟後里許尚

當年年加補爲州正佐水利官之所宜刻刻在心者也又余府廳水利同寅之應西望關心時時催查無日可懈者也前賢舉事後人之師管年關堤之成名曰御堤受利密之處每日一有二十畝派夫一名共額夫一千零八名爲春龍加幫之役善後苦心今爲頂禮浸假爲豪右抗匿奸頑包免前人成規耗敝殆盡余自在郢疾聲厲呼上工加幫者寥寥以數十計力爲搜查於州水利書識趙士睿得額夫底冊一本殘缺失沒者賴州牧薛君繼巖者按畝清出註簿府

安陸府志

卷三

四

水利廳州工房並州水利官各貯一本爲加幫之用願後賢守之勿替毋爲藏匿包免則補舊之功勝新築遠矣獨異堤在安屬而荆守趙公任築趙公荆守也而胡爲撫楚此其間造物變頓轉旋之妙當世不自知並趙公亦不自知至今百年後若有窺其微焉者後之君子宜加勉也雖然堤成利在民經營創始怨在官此亦難慮始者之恒情曾記言之詳矣卽懷思之輩意爲毀滅然利濟在萬民在奕世久之三代自生清夜之良未盡斷絕也且余病瘡堤所未敢回

署余僕馬魁代余勞癡勝認真視堤事直如家事
點查散每三更歸而五更起積勞病殞通市至今有
感念涕泣者余忠

國僕忠余其勤苦姓名不可泯沒再前州同張述孔
坐守成功吳道臺夜半巡查見榜磬聲聞火光遠燭
憫念戎役之苦並余任事之真則亦從來僅邁也後
上之 各上臺褒嘉 部覆紀錄公遣在人豈以勞

怨而易初心哉後諸堤之成各有所記始終之事詳
悉刻書猶憶吳生士龍曾言小江湖堤起水不西入
安陸府志

卷三

金

而東行今小江功成矣三十年之邇應然而加幫補
舊盡人事以聽天命不能不望後之君子加之意也
堤舊有 武安祠今陞殿改帝儀東向猶出師像還
舊有也亦帝向坐鎮荆郢故兩入劉道臺之夢或有
水妖物怪思逞而警醒默成以救兩龍生靈也稷教
稼穡德夙萬古然非治水不為功則觀江漢而思明
德 禹功其可忘哉故建禹王廟水底舊木歷百年
如新截為廟柱嗚呼豈非天哉再香火田免其雜徭
住堤人戶不為騷擾又望官是土者所當同心保護

毋爲傍惑則守成賢於初始功德與前 諸上臺並
戎府江寧林諱文學州佐山東李超鱗同心合志共
爲不朽關堤興築於順治乙未成於次年丙申餘悉
吳道臺碑不再贅是爲記

重修京山縣三祠碑

王廷諫

古稱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可以一人獨擅而風高百
世亦可以兩雄並立而嶽峙中區更可以萬殊同歸
而爲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總持此在愚夫愚婦猶
識販趨而謂抱蔚秀於川巖負才猷而卓出者反得

安陸府志

卷三

六

踰閑悖禮以冥漠爲罔有聞知噫嘻過矣余徃行雲
杜之東郊見巋然獨存而前後煨燼風雨不蔽者肯
爲 關帝祠也其輔車相依則 文昌 泰山之福
地進而爲 白衣大士再進而爲 子母慈神或荒
煙慘淡或古瓦剝蝕因徘徊憑弔者久之夫三祠皆
皆赫奕威尊載在典冊其他未暇悉指卽如關夫子
扶仁伐暴剛德不撓獨得春醴大義實可謂浩然正
氣充塞兩間則所在尊親誰容褻玩至梓潼稱帝不
特爲文章司命實有彰善瘴惡陟明黜幽鼓勸羣動

之心岱宗爲五嶽長居高聽卑掌註一切豈曰荒唐
而使漂搖共嘆靈爽何依災祲頻仍或由怨恫所致
竊思有以整理之值軍興旁午日月蹉跎及再經其
地忽睹廟貌新矣三祠並舉而關帝一祠厥工尤鉅
問所由來則惟樂善之士人始其事而邑尉實董厥
成然彼猶不敢自居而以推之令長學博令長學博
亦不欲自居而以遜之賓賢商旅嗚呼可謂有禮矣
夫興一廢止恭乃職行一善止盡乃心原不必居之
爲功而况隱念稍違神或伺之發慮鮮終罰卽隨焉
安陸府志

卷三

七

則亦祈獲免怨恫用告無罪於天真足矣而又何功
之足居伐石紀名聊以示勸耳

南橋碑

熊賜瓊

管聖賢勞其身以爲天下匪必其事之屬乎已與功
之著於後而始亟起而行吾意焉要其因時補缺乘
勢利導率皆有卓然可記之績表章來襁亦非以其
已之副乎事後之賴其功而異人之頌之傳之也然
而事之屬乎已功之著於後與已之副乎事後之賴
其功者俱於是託焉矣楚郢介繁衝政彪賦擾當

者既惕然有旱潦凶荒之虞又軍興旁午檄羽星飛
欲圖所未就爲因時補苴乘勢利導之舉使事之不
必屬諸已而已無所辭功之不必著於後而後無容
泯者不尤難之難與颺伯張公以循良奏績膺

聖天子簡命昭宣義問綏輯吾郢閱兩朞百度維新
諸廢具舉其咎之龔黃卓范於今復見柳漁陽家政
再徽史策焉嘗環顧屬中有若肩摩轂擊之區稍近
傾圯悉隨事增新之而其大者莫甚於南橋之告竣
夫郢之有南橋也出闌闔毗郢舊名武定抱石城而

安陸府志

卷三

六

挹注漢濱前此曾司空太翁吳居人宗周先後踵修
因勒諸石無論農工商旅往來利涉卽冠蓋輜軒擁
傳駐騶者絡繹經臨其雄蟠天塹原與西橋並峙邇
因天吳播虐盪擊搏噬水勢真若建瓴溪逼瀾狂深
淺易位頻見奔潰雖舟楫之利譬諸輿然時漲時涸
奚自而遑畛涂越阡陌也况北通冀豫東達青兗而
直接畿輔之繡鎔西連川蜀南控滇黔而一幫乎吳
越之輿區如此橋者地之安可以不復修修之安可
以不盡善惟伯規天畫地儼如躬躡阨危盡出清俸

卜吉鳩工興徒聚衆簡鄉耆之有宿行者以董厥成
遂擴乎徃初之制合西橋而一時開新之直覺創始
難爲功開擴罕其儼矣夫橋之要莫亟於採磚石而
磚石不能自致也車以負重而牛以負車工料物力
費若干焉橋之要莫亟於廣材鍛而材鍛亦不能自
致也金需之冶而木求諸山斲鈕縮合費若干焉卽
至一錘之細一傭之瑣靡不於伯是賴今下悍上峻
外固中堅四望屹然坦履康衢湫隘者增之高礮瘠
者益之厚尺步者引之長偏仄者闢之寬若鴈齒若

蹲鳩若欄若柝具煥然改觀鼙鼓不興而予來咸慶
一莽而報厥成伊誰賜哉吾於是而知隄伯垂澤之
遠也蓋火覲龍見詳諸王政修廢葺墜任豈一人南
橋之應爲砥障也匪朝伊夕伯忻然引爲已任捐數
千金於水石溝洫間而弗憚厥艱縱身歷梯航持糗
糧以從戎尚蒿目而塵抃悞登築之憂今稱觥於天
梁上者夫非先憂後樂厥有明驗哉行見柱石
王朝奠安海內胥於此基之而非僅利濟此一方已
耳工旣訖郢紳士暨諸父老子弟樂飲欲書因錄其

績以屬璵紀璵固嘗從漢達郢目擊乎南橋之攸繫
而願力虛注何幸伯以一掌接天根而月窟可探鰲
峰永鎮焉意必有所神靈呵護之者乎是則璵所樂
飲而書也請刻石以記

石城大橋碑

王吉人

蓋聞星分辰集天之道也坎流艮止地之道也戒塗
蒺草王之政也因天地之道遵王者之政則名藩暨
守與有責焉蔡君謨營洛陽幾於鞭石驅山前微炳
煨他如蘓犀王帶靡不以濟人利物爲懷然當軍興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七

旁午修葺維艱而猶計及於垂鉅駕梁則非軫切民
瘼思由已溺者鮮不視爲緩圖置諸膜外矣此公孫
脫輶子輿氏惜其不知爲政而獨心儀其惠也粵稽
郢志魏治踞襄樊肩臂領荆蜀滇黔門戶原隰相半
登高長眺澄沆若練西南隅有流渠爲漢沔故道環
城右水勢滌洄魏人橫木以渡俗呼爲土橋明正德
年間興獻發帑肇修始易石曰西河石橋至崇禎己
卯守憲吳公重治之世遠石泐與波上下觀者浩嘆
施伯張公涖郢閱二載百廢次第釐舉欲置群黎於

祗席於是省視遺址銳意門新謂西橋爲皇華要衝
四通八達之衢北湖滙其流石城峙其巔潮怒澎湃
雲濤萬狀一龍之風氣萃焉斯民之利病繫焉宜圖
完密周緻而水道狹則無以導其趨洞門少則無以
殺其勢遂重開圉圖易三爲五峻埠頭鑿石齒拓地
倚天規模雄整且豎欄以約方軌建坊以表巨觀鏤
石象物彈壓河伯牽牲致禱邀靈呵護簡鄉耆之公
勤篤實者以司鑿鼓募工給廩寒煖罔懈卽督漚香
溪而公所心縈口注者無間湏臾所以鉅計累千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十一

凡累歲俱由精思全力以遵之皇皇乎盛哉可以鏤
撫百族砥障末流矣其時守憲王公馮公後先綏理
共相區畫暨龍丞劉公別駕米公司李史公邑侯程
公咸協心贊助蠲資有差卽里人亦以涓埃勸其萬
一然自命匠鳩工以及庀材報竣金錢累累不貲實
皆我公傾囊倒篋以出者也郢屬荷公生聚兵燹殘
黎久已仰睎幪而頌豈第寧遂意其樂施不倦仁垂
孔賴一至此嗟乎昔之魯公浦陳公隄殫力疏築息
施者一龍澤沛者一方孰有能因天道相地宜遵王

政以其身任修抹之責且合南岸魯橋一時並舉煥
然維新著非常而建不刊以登兆姓於砥矢之途躋
奕世於蕩平之域如我公也哉余假歸如郢親炙盛
事心竊嚮慕不置適郢之紳士耆庶欲誌公不朽徵
記於余余塵鞅勞人勉欲數言行將聽各官氏紀錄
云

守憲馮公修堤碑

賀遵清

國家之重外憲也與內御史臺等於以振綱肅紀風
厲群僚制綦隆也然百姓之疾苦吏治之能否內固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得而言之若外不徒言也而兼任其事且言之者身
在局外籌其利未必籌其害剔其弊未必能布其美
若外之秉憲者身處其地耳目最親疾苦得以上聞
德澤亦可以下究承流宣化朝發夕至外之視內抑
差殊焉所謂攬轡澄清蓋誠有之若我守憲馮公之
泄郢也由內執法爲外風憲王之喉舌賦政於外簡
書蓋優之也甫下車毅然釐弊剔奸是任當西寇掃
蕩之日奉上檄皇皇以修堤屬公晉政人曰澤國之
命懸於堤修之亟公則曰澤國之命苦於堤清所以

修之亟於是畫界課工稽丈尺覈肩濫爰著之令徵夫不徵銀因酌其受利之多寡而派定其數以十分爲率鍾邑四分京山二分五釐景陵二分五釐潛江一分之三釐荊州右衛安陸衛七釐中之四釐武昌衛七釐中之三釐孔爲例民迺曉然知公之愛我也在於修且知公之愛我而惟恐傷我也倍於修構風泯雨啓處不遑而堤亦以次告竣而水亦不爲大患輯寧之祥兆在有年然公當水勢泛漲之日登高以望汪洋浩嘆謂恃尺寸之堤而與河伯爭也亦甚憊

必疏河以導之而後勢可殺堤可固也因條議四事雖其間參差難與慮始而公之苦心篤愛雖虎渡弘農鱷徒潮陽弗啻矣繼自今陽侯其不能爲災乎越丙午春復上下潛景之交應疏淪者若干應修築者若干經睿徂夏營度靡寧噫公之勤勞至矣端亮清剛表裏洞達其周恤民隱有利必興有害必除何事不同患在念非一修堤足以竟之而卽一堤卽一修堤之因革緩急其爲民而惟恐其傷民也概可觀已記有之禦災捍患煌煌祀典我公禦之捍之直舉災

與患之或源或流而併滌之防之也雖百世歌祝可爾

寨子河造舟碑

史颺廷

昔人同患爲心天下溺由已溺不必沉淪漂沒始可云溺也亦有通達要地忽值盈盈一隔而往過來續羈足擗眉不能隨所之而適焉卽謂之溺也亦宜郢之東有寨子河者卽左氏傳所云成白水之別流也雖屬山渠而聊曲之七里潭虎潭長潭茆竹潭數水盡奔流而下偶逢暴雨則激濤湧浪勢若滔天深厲

安陸府志

卷三

九四

淺揭固爲不能卽徒杠輿梁亦屬無用誠有莫可如何者矣予輩官茲土境內之橋梁路道其所有事而目擊其地實爲上下通達郵驛要地不能頃刻已於往若求能恣置之已乎因與鍾京兩賢令計各捐俸資聊爲一葉之謀姑作數年之計諒後之君子自有與予輩同心者念其舟楫之歷久而敝踵事而再造之是所望也因勒爲石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新築綠蔭黃灣兩堤碑

順治十七年

顏敏

環郢皆水也惟沙洋下至綠蔭黃灣三江口一帶當

襄河下流害關荆潛江監衛屯爲尤甚五代時南平王踞江陵荆郢盡所轄沿要害百餘里築堤捍之自沙洋至三江口統名高氏堤距今將千季民猶稱焉王權無分制故垂利大且久也嗣是朝數葺修築亦數十見皆江監荆門衛屯與潛均任之遠無論卽明正德丙子嘉靖癸卯丁未萬曆丁酉成例具在

今上戊戌仲夏綠蔴黃灣兩堤先後決余嘗巡荆南一日者百姓譁呼塞道僉言水至城不沒者三版同皆監利亦告災余訝而未得所以越數日始知兩堤

災爲江監害至此郢太守丞暨潛令相繼請協荆前太守哀民窮執不可然水害更一年矣新太守耿君宗荆紳袍士庶見必言及君性溫厚不作意見乃從民志具詳於余余適從荆南移守荆西荆南且不得代因得進兩屬官民而告曰若苦綠蔴黃灣之害乎將息勞一日而貽患無窮乎抑盡力此時而垂利百季乎將偏執私衷而民命嘗試乎抑和平相濟而造福斯人乎衆曰惟公命余遂率詣兩堤相度估算計綠蔴水旱堤共長四百五十九弓用夫二十二萬六

千一百六十名黃灣水旱堤共長三百三十三方用
夫一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名率以十分潛汛堤也
獨出夫四分五釐荆門出夫一分五釐江陵監利各
出夫一分七釐荆衛備出夫六釐按堤計工按工計
夫按利害主協計分數請之

太保李公

直指李公報如余議愛命郢丞林君督

其役君憐澹經營罔辭勞怨起去季季冬成今季仲
夏凡六越月雖度歲不歸署迨灑古之過門不入者
歟回思相度估算昔黃沙流水埜無居人曾幾月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九六

而來牟蔽埜村舍成林耕者釣者桑者牧者比比而
然向非兩屬官民同心共事將譁呼塞道告災請協
無日得休矣民則誠愚官茲土者其忍焉否乎郢太
守馬君逢臯治水久著潛令葉君臣遇賢勞獨肩與
荆牧薛君繼巖江令戴君廷講監令韓君望荆守備
周君兆賢均有功於斯後得同荆太守耿君拱極郢
丞林君文學并書諸石以志不朽若上而太保直
指公剛德豐功所在皆是無待余言為頌下而趨事
例刊碑陰不敢與郡縣等示鼓勵且不忘勞云

八國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要在途其生禹平水土
授教稼穡吳穹錫慶專佑皇家古大臣致其功用施
於社稷端以二者爲首務楚地平衍爲岷嶓之所歸
洞庭彭蠡三湘七澤皆水區也得其人以治沃壤數
千里爲利實多苟任無其人治失其策則暴漲盪滌
桑寧穀菽蒿目方割欲登禹稷平成之化其可得乎
惟我

撫軍林老祖臺廿季之內兩度建牙吾楚凡邵邑溪

陸府志

卷三十一

九七

洞之情形固不周知軍糧水利之大計悉如指掌戊
申穰洪水泛濫自郢門而下岸無完塍室無安堵潛
民轉徙視他邑爲最公單騎微行遍歷村落如過渤
靛大壑渺無涯涘沱潛當漢水之衝諸邑成敗係焉
潛安則俱安潛溺則昏溺從古然矣故協修之力獨
倍於潛而屯雲黃灣綠蔴一帶其視南郡江陵監利
荆衛荆門之地尤爲建旣百季以來和衷修築未雨
綢繆民無此離項以議論紛更謀同築舍潛幾爲弱
肉夫以凋瘵羸夫俾荷萬鈞而疾走能無偕仆乎公

下共事於藩臺會劉祖臺屏翰於茲多歷季所三楚
利病瞭然心目搜求徃例歷稽成憲斟酌授工各勤
乃職惟公之勿黨勿偏斯能不喧不嘩而用底厥成
也公周覽之餘目擊析骸易子之慘告廩發粟數萬
斛崱其責於縣令王父母益稔知王令廉靜子惠嬰
兒慈母相感以誠宐遠邇接踵而歸全活寧止億萬
郡伯張公祖心祖臺之心臨堤賑恤至於再三郡丞
劉公祖親駐江干犯霜風露與胼胝偕作歡聲四暨
民忘其勞茲之工較多而高厚較倍報竣獨蚤者非

公之知人善任烏能使久逋之民一朝輻輳蛟龍之
窟屹然高峙也哉公鎮楚而楚得歲按潛而潛有穰
遷臬聲爲好音變祆禳爲和氣出作方召入爲夔龍
贊贊徽烈中外俱瞻斯宜篆刻貞石式昭萬祀矣名
曰厥初兮禹謨告平成兮九河疏爰及后稷兮教民
稼穡闢我田疇兮南畝有饁渤海臨東兮崑崙指北
楚長城兮萬里晉康侯兮三接旋乾轉坤兮知人則
括水平土衍兮禹稷功業蕭索以貞兮爲政以德不

